



三魚堂外集目錄

第一卷

奏疏 議 條陳

畿輔民情疏

論奪情疏

請速停保舉永閉先用疏

編審人丁議

請蠲免舊欠議

捐納保舉議

復議捐納保舉

三魚堂外集

目錄

時務條陳六款

第二卷

表 策

擬 上臨雍釋奠禮成 駕幸彝倫堂 命

祭酒司業坐講周易乾卦尚書堯典仍

敕諭師儒勤脩學業羣臣謝表

治法

理氣

刑禮

明史



綴輯

保泰

察吏

治法

養士

治河

殿試策

第三卷

策

交泰

三魚堂外集

經筵

脩省

治法

謀斷

銓政

察吏安民

漕運

風俗

第四卷

策

目錄

二

郊祀

經學

道統

策學

弭盜

東南水利

賈董優劣

雲臺二十八將

馬援

姚崇十事

三魚堂外集

目錄

劉晏五事

第五卷

申請 公移

運軍行月糧詳文

辭平山署印文

申平山縣典史文

派灰車詳文

請免灰車詳文

復請免役詳文

編審詳文

覆駁編審詳文

請題減稅詳文

請除派辦井陘道執事詳文

監生捐納米穀借貸窮民詳文

申直隸學院文 二角

季考示 甲示

墾荒示 規條示

禁賭博示 三條

禁打降示

息訟示

三魚堂外集

目錄

禁圖賴人命示

禁重利示

懸賞購盜示

禁違禁取利示

鄉約保甲示

申禁差人示 文

禁革冗牙示 文

禁演戲示 文

行查示 文

禁止夜行示 文

勸諭監犯示

第六卷

詩

乙卯候選北上途中偶吟

途中遇雨

清水潭紀事

有儀軒歌

壽倪母仲孺人七十

祝杜母朱太夫人七十壽

田家行

三魚堂外集

目錄

五

淳沲篇贈靈邑貢士馬子騰兼示諸生二十二韻

贈安平令陳子萬兼訪中州名集十四韻

贈阜平令潘价維視災靈邑十四韻

穎川行贈同寅景翁并壽

贈陳安平子萬并壽

表賢母閭

壽叔祖話山翁七十

贈崔平山

梁溪詠題潘貞女奔喪記

孤松吟送井陘道梅崖李公解任還都

箕山良贊初對中並無傲辭恐其不坐著並端

光武臺之藏林賦之符離良龍其首首其下此香

寄山西范進士彪西

送匏湖叔南歸

讀宋布衣傳

贈宗冀州意園并壽

贈潘子遠亭尊人壽

贈曹翁臻萊七十

贈張長史庶常

贈某十四韻

三魚堂外集 目錄 六

贈姚巨山

贈周牧甯尊慈陳太孺人七十壽

題靈邑南寨村佛寺二絕

讀張文潛江上詩因嘲

門人嘉定侯銓編

先生居敬窮理好學力行闡然自脩不尙文采雖

晚年道明德立終不敢著書以自表見若詩古文

詞尤不屑爲也故每以世之濫刻文集者爲戒以

爲司馬之癖相如之併猶見譏於有道况下此者

乎故易簣時篋中並無遺稿然考其一生著述散

軼人閒者於文章諸體已無不備先生雖無自揣
必傳之意但其中長篇累牘片紙隻詞凡出於先
生之筆者皆所以闡明學術陶冶人心維持世道
之文而絕非無用之空言則又不可不亟爲表章
而聽其或存或亡也禮徵故與二三同志旁搜廣
緝彙成是編練水侯子大年略訪朱子昌黎文集
分類而前後之琴川及門席氏漢翼漢廷伯仲復
加審定出帑付梓遂得告成以垂不朽吁是豈可
與風雲月露之章同類而譏之哉康熙辛巳季春
姪禮徵謹跋

三魚堂外集

跋

七

三魚堂外集目錄終
文章諸體五無不備先生雖無自揣
必傳之意但其中長篇累牘片紙隻詞凡出於先
生之筆者皆所以闡明學術陶冶人心維持世道
之文而絕非無用之空言則又不可不亟爲表章
而聽其或存或亡也禮徵故與二三同志旁搜廣
緝彙成是編練水侯子大年略訪朱子昌黎文集
分類而前後之琴川及門席氏漢翼漢廷伯仲復
加審定出帑付梓遂得告成以垂不朽吁是豈可
與風雲月露之章同類而譏之哉康熙辛巳季春
姪禮徵謹跋

三魚堂外集卷之一

平湖陸隴其稼書著

門人常熟席

永恂

前席校

奏疏 議 條陳

畿輔民情疏

題爲敬陳畿輔民情仰祈 聖鑒事臣本外吏荷蒙 皇
上拔置臺班苟有一得之愚皆當次第敷陳以仰佐 聖
治之萬一顧臣官畿輔者久知畿輔之民情敢先爲 皇
上陳之畿輔邊山一帶土瘠民貧異於他方荒多熟少自
昔而然加以康熙十二年以後軍興緊急雜派繁多民困
三魚堂外集 卷之一

滋甚豐年僅可支持一遇水旱流離萬狀幸數年以來
皇上加意撫綏禁止私派不惜蠲賑鳩鵠之民得苟延殘
喘然以言乎家給人足則尙未也臣觀自古豐亨之治皆
非一日而成唐虞之世其初亦不免黎民阻飢堯舜兢兢
業業積久而後烝民乃粒漢自高惠而後多方休養至於
文景然後天下殷富唐之太宗日夜講求治道至貞觀之
末然後民食充足今天下平定猶未久也而又疊遭水旱
故雖 皇上之勤恤民隱而百姓猶未免於艱難無怪其
然矣求其殷富亦無他道惟在 皇上常持此勤恤之心
期之以積久而勿責效於旦夕恩已厚而不嫌其更厚心

已周而不厭其更周則家給人足之盛庶乎可望矣至於目前所當議者臣見上年畿輔荒旱實異尋常其被災各州縣內雖閒有未被災之處亦不過稍有升合之獲差勝於被災者耳初奉 上諭將二十八年及二十九年上半年錢糧盡行蠲免已經撫臣出示曉諭後因部議分別被災州縣中有不被災地畝不准概蠲百姓甚苦撫臣不得已題請秋後帶徵地方得以粗安然雖今歲秋收稍稔旣徵其新又徵其舊臣恐非積貧之民所能堪也雖曰豐年所入幾何穀價又賤其值無幾私債之迫索者衣服之典當者已去其大半仰事俯育仍憂不足又可責其兼完新

三魚堂外集

卷之一

一

舊之糧乎若非 皇上曲加垂恤臣恐地方有司惟知考成之是急不顧民力之難勝甚非 皇上蠲免之初意此臣所目擊地方情形不敢不爲 皇上陳之伏祈 睿鑒施行

論奪情疏

題爲孝道爲萬事之本奪情非治世所宜仰祈 聖斷以維綱常事臣辦事衙門聞九卿科道會議湖南巡撫于養志在任守制一事臣以資淺不在會議之列不知所議若何及詢問與議諸臣謂會議之時昌言其不可者固有其人而依回不斷者比比而是臣竊怪之此明白顯易之事

有何可疑而依回若是夫治天下之不可不以孝易明也
在任守制之非所以教孝易明也天下正當承平之時湖
南又非用兵之地無藉於在任守制易明也皇上以孝
治天下在廷諸臣沐浴於皇上孝治之中久矣何難一
言以直斷其不可耶且臣不知議者以于養志爲何如人
如其非賢者耶則固不當使之在任守制矣如其誠賢者
耶則必不肯安心於在任守制矣在督臣代爲題請或從
愛惜人才起見然臣以爲使之解任全孝正所以深愛惜
之况皇上一日所行天下萬世奉爲法程者也若使一
撫臣因督臣之題請而畱將來督撫之丁憂者皆將援此
三角堂外集

卷之一

三

爲例其不思僥倖奪情者鮮矣名教自此而弛綱常自此
而壞此端一開關係天下實非淺鮮至於湖南一省之人
是則是做不復知有父母又無足論矣竊以爲督臣所請
無容議可也臣不知九卿作何啓奏理應靜聽皇上之
定奪但恐衆論參差兩端易淆敢從名教綱常起見少効
芻蕘緣係條陳事理字稍逾格伏祈睿斷施行

請速停保舉永開先用疏

題爲請速停保舉之捐永開先用之例清仕途以安民生
事臣伏見臣同衙門御史陳菁疏請停捐納保舉而開先
用之例部覆俱無容議奉旨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具奏

臣竊以爲保舉之捐不可不停而先用之例不可開也敢爲 皇上陳之夫捐納一事原非 皇上所欲行不過因一時軍需孔亟不得已而暫開復恐其賢愚錯雜有害百姓故立保舉之法以防弊爲慮深遠矣近復因大同宣府運送草豆并保舉而亦許捐焉則與正途無復分別甚非 皇上立法防弊之初意且保舉所重莫重於清廉故督撫保舉必有清廉字樣方爲合例若保舉可以捐納則是清廉二字可捐納而得也此亦不待辨而知其不可矣若夫前此有捐納先用一例正途爲之壅滯至今尙未疏通故 皇上灼見其弊久經停止雖前九卿因運送草豆會三魚堂外集

卷之一

四

議酌開事例亦未及此蓋誠知其爲選途之害而不敢輕議也且捐納先用之人大抵皆奔競躁進之人故多一先用之人卽多一害民之人此又不待辨而知其不可者矣在九卿自必有正大之見但恐衆論不一故敢瀆陳芻蕘惟 皇上採擇臣更有請者臣竊見近日督撫於捐納之員有遲之數年旣不保舉又不叅劾者不知此等官員果清廉乎非清廉乎抑或在清濁之間未可驟舉驟劾乎夫旣以捐納出身又不能發憤自勵則其志趨卑陋甘於污下可知使之久踞民上其荼毒小民不知當何如故竊以爲不但保舉之捐納急當停止而保舉之限期更當酌定

不但目前先用之例萬不可開而從前先用之人不可不行稽核伏乞 敕部查一切捐納之員到任三年而無保舉者卽行開缺聽其休致庶吏治可清選途可疏而民生可安緣係條陳事理字稍逾額如果臣言可採伏祈 睿鑒施行

編審人丁議

協理浙江道事四川道試監察御史臣陸隴其仰遵

諭謹議得直隸地方今歲當編審人丁之時宜痛除積弊以甦民困查舊例人丁五年一審分爲九則上上則徵銀九錢遞減至下下則徵銀一錢以家之貧富爲丁銀之多寡

三魚堂外集

卷之一

五

新生者添入死亡者開除此成法也無如有司未必皆能畱心稽查惟憑舊冊爲成案或聽甲長戶頭之開報故有豪強隱匿而無立錐之民不免於當差此弊之在不均者一又相沿舊習每過一審有司務博戶口加增之名不顧民之疾痛必求溢於前額故應刪者不刪不應增者而增甚則人已亡而不肯開除子初生而責其登籍溝中之瘠猶是冊上之丁黃口之兒已入追呼之檄始而包賄既而逃亡勢所必然是故一審一溢戶口日加而民困日甚此弊之求在溢額者一請飭該撫令各州縣編審務求均平應開除者卽行開除勿得苦累窮民其有荒瘠州縣開

除之丁多而新收之丁少不免稍有缺額者當據實詳明聽憑部奪亦不得濫將災獨無告之民充數及將死亡逃絕責令里甲包賠庶鴟面鳩形者得免於剝啄而逃亡可息亦感召和氣之一端也臣隴其謹議

請蠲免舊欠議

謹議得直隸地方有康熙二十八年下半年及二十九年上半年未完錢糧原因二十八年遭遇奇荒其已經題報者業奉 上諭盡行蠲免其被災而或稍有升合之獲有司未經冊報及會勘之後始行續報者部議不准概免撫臣不得已題請秋後帶徵及至秋收雖號稍稔然所入亦三魚堂外集

卷之一

有限當大荒之後私債之迫索者衣服之典當者已去其大半仰視俯育仍憂不足又責其兼完新舊之糧實所難堪故臣於上年十月間具有敬陳畿輔民情一疏題請豁免未蒙部允近見直撫郭世隆題稱宣府荒後殘黎兩月之內三季並徵勢難完納則因宣府一處而各處之民情可知又見直撫題叅無極縣知縣范永嘉將新舊錢糧並徵以致百姓不堪則因無極一縣而各縣之催科可知夫畿輔者天下之根本畿輔之民不可使稍有失所當二十八年大荒之後日今又雨澤愆期二麥難望新舊並徵實非民力所能勝且此項錢糧自上年秋收開徵之後至今

已經半年苟力可完者必無不完至今而未完者皆係真正窮民雖日事敲扑終難上納是無益於國課而徒苦於小民臣以爲此所當急議豁免者也

捐納保舉議

謹議得天下之根本在民生民生之休戚在縣令故縣令一官關係非輕未有縣令貪污而百姓不困窮者也近因有捐納一途縣令之中遂不免賢愚錯雜幸員皇上洞見其弊特立保舉之法以防之近復因軍需孔亟并保舉之法而亦捐納焉則賢否全無可憑矣業經臣同衙門御史陳菁條請停止現奉部議然尙有未盡者敢再陳之夫保

三魚堂外集

卷之一

七

舉所重莫重於清廉故督撫保舉必有清廉字樣方爲合例若保舉可以捐納則清廉二字可以捐納而得也此亦不待辨而知其不可矣臣竊怪近日督撫於捐納之員有遲之數年既不保舉又不叅劾不知此等官員果清廉乎非清廉乎如以爲清廉則當卽保舉矣如以爲非清廉則當卽叅劾矣卽或有在清濁之間未可驟舉驟劾者然卽以捐納出身又不能發憤自勵則其志趨卑陋甘於汙下可知使之久踞民上不僅貽害小民亦且上干天和故以爲不但保舉之捐納急當停止而保舉之限期更當酌定乞 敕部查捐納之員到任三年而無保舉者卽行開缺

聽其休致庶使吏治可清而邊途亦可稍疏此亦感召和氣之一端也

其營復議捐納保舉

謹議得捐納一途實係賢愚錯雜惟有保舉一綫可防其

弊雖不敢謂督撫之保舉盡公然猶愈於竟不保舉也今

若併此一綫而去之何以服天下之心卽貪汙之輩或自

有督撫之糾叅而其僥倖免於糾叅者遂得與正途一體

陞轉國體之謂何恐未可云無礙也雖有次年三月停止

之期然待至次年三月而後停則此輩無有不捐納者矣

卽無有不一體陞轉者矣澄敘官方之大典豈不蕩然埽

三魚堂外集

卷之一

八

地乎此臣請速停保舉捐納之議似亦難無容議者也至於設立保舉而不定期則不肖之員多因循一日百姓多受累一日亦非

皇上愛養斯民之意議者或因限以三年而無保舉卽令休致恐近於刻不知此輩原係白丁

捐納得官其心惟思撈其本錢何知有皇上之百姓踴

於民上者三年亦已甚矣又可久乎况休致在家仍得儼

然列於縉紳其樂多矣何謂刻也卽云設立限期或反生

其營求之弊此在督撫不賢則誠有此若督撫賢則何處

營求臣不敢謂天下必無一賢明之督撫也卽使督撫不

賢亦必不能盡捐納之人而保之此臣請定保舉限期一

議亦從吏治民生起見未有吏治不清而民生可安者未有仕途龐雜而吏治能清者似亦難無容議者也

時務條陳六款

直隸眞定府靈壽縣爲諮訪利弊以資政事以安民生事本月二十日奉巡撫直隸都察院于憲票前事內開照得本院初合樂亭再任通州歷年甚久直隸地方之利弊民生之困苦知之有素但自康熙二十一年陞任江甯之後迄今三載有餘不無因革之處今蒙 皇上特簡撫綏畿甸陞辭復承 天語諄諄惟以民生疾苦爲念凡利所當興弊所當除務在實力舉行上副 宸衷下慰民望恐地方遼闊耳目不能周徧合行諮訪爲此票仰該縣官吏照票事理卽將所屬地方利弊何者當興何者當除凡有益於國計民生者臚列具詳以憑酌奪務須秉公確查實在可行不得視爲故套剿襲陳言無裨實政亦不得有所顧忌畏憚而不直陳盡言也望切望切等因職捧讀之下欣喜敬慕伏見憲臺虛懷至誠不遺葑菲之心苟有一得之愚敢不罄竭以仰佐高深職書生也何知天下事但嘗靜觀今日之時勢百病之源起於民貧非無憂民之吏懷痼瘼乃身之志而民卒不免於凍餒者拘於法而無如何也得 君如憲臺可爲民請命於法之外矣敢畧陳一二以

備採擇

一緩徵之宜請也自古稅斂必於秋成稼穡登場而後上供可辦此一定之理亦必然之勢也今則以兵餉之故正月開徵民間尙未播種而迫呼敲扑急踰星火矣有餘者尙可勉強支吾不足者勢必轉貸完官富豪之家乘其急迫重利盤算及至秋成子金積累一歲所入不足以償債何暇論仰視俯育轉眼改歲而新徵又至所以閭閻日窮一日逃亡日多一日地畝日荒一日鵠面鳩形者滿野鬻妻賣子者接踵也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古人猶以爲苦今則新絲不待二月而賣新穀不待五月而糶矣堯舜

三魚堂外集

卷之一

十

在上何可不念及此也方兵興之際國用浩繁固無可如何今四方甯謐司農不至告匱上請緩徵此其時矣戶部若可通融總計一歲春夏二季兵餉若干上年撥剩之銀若干以上年所剩之銀暫抵本年春夏之餉俟秋成催解以補庫額上無損於國賦而民力以紓富豪之家不得乘機盤剝逃亡可復敲扑可省一轉移之閒而其利無窮先試之畿輔次推之天下興唐虞三代之治此其首務也伏候憲裁

一墾荒之宜勸也畿輔各州縣荒田累千百頃 朝廷屢下勸墾之令而報墾者寥寥非民之不願墾也北方地土

瘠薄又荒熟不常近山之地砂土參半遇雨方可耕種稍
早卽成赤土近水之區水去則略有田形水至則一片汪洋
一報開墾轉盼六年起科司農按籍而奏銷絲毫不得
拖欠有司執簿而追比時刻不可稽遲所墾之地已枯爲
石田蕩爲波濤而所報之糧一定而不可動始而包賠繼
而逃亡累有司之叅罰責里長之攤賠所以小民視開墾
爲畏途甯聽其荒蕪而莫之顧也且報墾之時冊籍有費
驗查有費牛種工本之外復拮据以應誅求非中等以上
之家不能開墾何怪乎報墾之寥寥哉職竊謂此等荒地
原與額內地土不同與其稽查太嚴使民畏而不敢耕何

三魚堂外集

卷之一

十一

若稍假有司以便宜使得以熟補荒如該管內有額外新
墾之地復荒者聽有司查地處新墾地以補之其荒糧卽
與除免不必如額內地土必達部奉旨始准豁除無賠
累之苦無驗查之煩民不畏墾之累自無不踊躍於墾矣
其已墾成熟者或更請寬至十年起科使得償其牛種工
本之費然後責其上供亦所以勸墾也伏候憲裁
一水利之當興也欲民之富在於墾田欲田之墾在興水
利北方土性燥烈灌溉易涸雖與南方不同然使川澤流
通隨便灌溉猶愈於聽其焦枯而莫之救也職竊觀古人
溝洫之制至精至密故孔子謂大禹盡力乎溝洫而周禮

遂人匠人之職備載其制今一切置而不問聽其自盈自涸一遇旱潦束手無策何怪乎民生之日蹙也但古人溝洫之制隨時修理故不覺其煩費今以久湮久塞之河道一旦欲疏其壅而防其潰工費浩繁勢難卒辦又當公私交困之時州縣錢糧一絲一忽皆有款項不敢擅動民間十室九空正供錢糧尙難完辦安有餘力以成此艱巨之事若不量時勢不計贏詘驟然興舉其爲擾害必甚水旱職竊思屢年以來 朝廷憫恤災荒州縣議蠲議賑所費錢糧不可勝數與其蠲賑於旣荒之後何如講求水利於未荒之前蠲賑之惠在一時水利之澤在萬世今憲臺撫三魚堂外集

卷之一

十二

臨畿輔欲成久遠之業無有大於斯者矣宜通查所屬州縣水道何處宜疏通何處宜隄防約長闊若干工費若干彙成畿輔水利一書進呈 御覽請司農度錢糧之贏詘以次分年舉行永成萬世之利而不擾於民以一時言之雖若不免於費以久遠言之比之蠲賑所省必百倍或鼓舞官吏紳衿能開河道若干者作何優敘作何獎勵此亦一策也伏候憲裁

一積穀之宜廣也今功令最重積穀定有議敘之例所以爲窮民計至深遠矣然欲穀之多當廣開穀之源今止有捐輸一途故積者寥寥在富豪之邑猶可鼓舞勸捐若山

僻疲罷如靈壽者既無富商大賈厚藏之家此戶皆鳩形鵠面雖懸獎勵之典以勸之其誰能應耶職竊謂此等窮縣當稍爲之通融使得廣積以備賑如該管縣內有荒地可開墾者許有司設法募人開墾收其所入貯倉備賑勿責其起科其一切河淤地畝雖已入糧原非額內者許其量畱積穀吏員應納銀者許其入穀縣倉卽准報充不必起解牙帖雜稅原額外新增者編審人丁溢額者悉許畱本地地方積穀諸如此類推廣行之庶幾疲僻之邑皆有穀以救災荒若止藉捐輸一途其能有濟者鮮矣卽就捐輸言之徒令二三有司曉曉勸諭所得有幾巧者陰派之

三魚堂外集

卷之一

十三

里下名爲捐輸與加派無異又非朝廷愛民之意是宜請旨酌定旌獎之例使紳衿富民皆樂於捐輸將不待勸而粟自多至於在倉之穀宜聽有司之酌量支放如遇凶荒則先發後報平時出陳易新聽從其便勿因不肖之侵欺而盡掣賢者之肘則鳩鵠之民庶有賴矣伏候憲裁一存畱之宜酌復也查賦役全書舊額有一項人役則有一項工食有一項公務則有一項錢糧蓋未有用其人而不可不予之以食辦其事而可不費一錢者也用人而不予以食則必至於賣法辦事而求不費錢則必至於派民自兵興之際司農告匱將存畱款項盡行裁減由是州縣掣

肘貪墨無忌私派公行不可禁止百弊之源皆起於此自康熙二十年以後再頒恩詔漸次奉復海內始有起色然尙有應復而未復者敢爲憲臺陳之如衙役犯贓之律甚嚴而書辦之工食獨不復不知此輩能枵腹而奉公乎抑將舞文弄法以爲仰事俯育之資也給以食而犯法雖殺之無憾也不給以食使之不得已而犯法加之以刑其肯心服乎此其當復者一也心紅紙張修宅家伙此州縣所必不能免者也旣奉裁革不知天下有司皆能捐俸而自備乎抑或有責之舖戶派之里下者也有正項開銷雖貧吏無由借端苛派無正項可動將藉口以責之於民

三魚堂外集

卷之一

十四

朝廷之所省有限而小民之受累無窮此其當復者二也上司過往下程中伙雜支供應此州縣所必不能無者也旣奉裁革不知上官之臨州縣皆能自備供應自發價值乎抑或有不能不資藉於地方者也有司之懦者恐觸上官之怒百計逢迎賢者亦恐失事之體多方補苴無米之炊不知其安從出也此其當復者三也存留盡復則私派可禁私派盡禁則百姓可足在主持國計者惟知復一項則費一項之金錢不知裁一項則多一項之掣肘掣肘之害層累而下總皆小民受之小民疲罷逃亡其害仍自國家受之此留心民瘼之大臣所當急請酌復者矣伏候憲

一審丁之不宜求溢額也直隸舊例人丁五年一審分爲九則上上則徵銀九錢遞減至下下則徵銀一錢每遇編審有司惟恐部駁必求溢額非盡民庶而富加於其舊也亦強以費獨無告之民充數而已王成僞增戶口處處皆然且編審既定五年之內卽有逃亡死絕不得開除夫派費獨無告之民而責其每年出銀一錢已不堪矣况已逃已絕而猶不得除乎職竊觀直隸各州縣現在之丁已不爲不庶但求無缺額足矣不必更求溢額也一審一溢日積月累不知何所底止或果有丁盛而額溢者宜命有司畱三魚堂外集

卷之一

爲積穀之用不必入額如五年之內遇有逃亡絕戶卽以此之溢補彼之缺如此則鵠面鳩形者得免於剝啄而甲長戶頭無包賠之苦矣其荒殘州縣無溢而有缺者得隨時報上於奏銷時量准蠲免倘或慮不肖有司將溢額之銀侵入已橐無缺而捏作有缺則自有糾劾之典在總之寬一分在州縣卽寬一分在窮民州縣之不肖者固有賢者實多上之搜求於州縣者無餘地則州縣之搜求於窮民者亦無餘地不肖者固樂於搜求賢者亦不能不搜求而民之塗炭日增日益矣伏候憲裁

右所陳無非書生之論然欲爲國家固根本培元氣必先

從此數端下手孟子所謂王道之始也伏惟憲臺不以其迂腐而忽之則生民幸甚至於一切刑名錢穀務持大綱而止無益煩文俱宜省去如錢糧冊籍釐毫絲忽之差可以卽行改正者無庸駁詰刑名案件明白顯易之事可以卽行完結者無庸提解多一番駁詰則多一番需索多一番提解則多一番拖累吏胥所深喜而小民所深苦也漢蓋公有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足此雖非中正之論然事之煩簡當隨乎其時時病在太簡者宜濟之以煩時病在太煩者宜濟之以簡今之功令稍煩苛矣去煩就簡此正所謂時中若夫鄉約保甲之當重也土豪衛蠹之當除也

三魚堂外集

卷之一

六

陋規雜派之當禁也俱地方利弊之所在以虛文視之則皆故套也以實心爲之則皆仁政也今之論治者類能言之無待職之贅陳爲此備由開冊具申伏乞照詳施行

三魚堂外集卷之二

表 策

擬 上臨雍釋奠禮成 駕幸彝倫堂 命祭酒司

業坐講周易乾卦尙書堯典仍 勅諭師儒勤脩學

業羣臣謝表 會墨

伏以聖帝右文四海爛星雲之色盛王崇學百代開禮樂
之光闡精義於義文爰紹千年之遺緒繹微言於謨典一
空近代之膚詞輝溢成均祥生寰宇臣等誠惶誠恐稽首
頓首上言竊惟帝王圖治必以尊儒重道爲先國家化民
尤以勸學崇儒爲務故米廩瞽宗之制創自虞夏以前而
三魚堂外集 卷之二 一

陳書訪範之儀屢見殷周之世使庠序不設雖勳華難以
登庸而墳典不親卽湯武無以成理自嬴灰起而法律爲
師至漢叢興而詩書安事所急在兵刑錢穀而學校止爲
美觀所感在土木神仙而師儒目爲迂闊旣鉅典之罕重
遂大義之漸湮施孟梁邱分鑣義畫之內夏侯張霸競爭
孔壁之中馬鄭爲注疏之宗僅傳章句於末學濂洛定性
命之準徒標奧義於諸儒雖太牢之祀曾舉於西京然非
有崇文法古之思則牲帛止成故事卽白虎之辨盛傳於
東漢然非有尊聞行知之實則討論亦屬繁文唐宋皆設
講筵孰可紹百王之心法元明俱敦學制疇爲接四代之

遺規未有肇舉隆儀修文因以修實肆興大典師古因以
勵今如今日者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敦敏性成徇齊
天縱神聖文武之德遠邁乎昔王寬仁恭儉之猷默符於
往帝聲教徧流沙之地咸推有道聖人車書通蟠木之鄉
人誦太平天子顧念太學爲風俗之本不臨以九重之赫
濯懼其褻而不尊先師乃道德之宗不加以一人之尊嚴
懼其習而忘重遂舉臨雍之典因行釋奠之儀鳳輦朝馳
瑞氣偕犧尊並集雞人曉唱祥光共燿火同輝猶謂奉玉
帛而告虔孰若遺編之親炙對俎豆而生敬何如大訓之
聿宣爰命祭酒司業諸臣敬陳周易尙書之要道陰陽者
三魚堂外集

卷之二

一

莫若易毋徒貴象數之雜陳述政事者無如書勿徒爲譏
緯之兼進惟乾畫居六十四卦之首元亨利貞無一義之
不關主德堯典爲五十八篇之祖欽明文思無一字之罔
裨君心執簡而前曉然於吉凶悔吝之故正色以講昭然
於治亂得失之原羣情方踴躍而呼曰稽古之學莫盛於
斯 聖主猶焦勞之念日日新之功豈容有閒 予一人
深宮考道固當凜良玉未琢之憂爾師儒學舍潛脩何可
貽寶鑑失磨之誚其務勤脩夫學業用以共佐夫昇平臣
等德愧顏曾才慚游夏誦伊川涵養薰陶之句敢吝敷陳
讀紫陽正心誠意之言恆懷嚮往幸遇盛時不草相如封

禪欣逢治世得歌班固辟雍伏願法自強之義成協和之
休以上聖爲必可幾功勿閒於寒暑以至治爲必可及念
勿渝於始終聚天下之精神於禮經樂緯之中而無取乎
雕龍吐鳳致一代之教化於仁漸義摩之內而弗尙乎月
露風雲將見徧戴口戴斗之區而靈輝普耀撫卞年卞世
之歷而神器常安矣臣等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
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治法

鄉墨

古之聖王所以能滌煩祛弊而躋一世於仁壽者必有畫
一之規以齊天下之耳目必有寬大之意以繫天下之人
三魚堂外集 卷之二 二

心惟其寬大之意足以繫天下之人心然後其畫一之規
足以齊天下之耳目從古立法未有不順乎人情本乎忠
厚而能俾民寡過垂之永久者也苟立法者徒求畫一之
規而不本乎寬大之意其始也不度天下之情而爲一切
之法以整齊之其繼也法不足以繩天下而天下反借法
以生弊於是上之人不能不變法以維其後是故法益紛
而治益雜然則欲定一代之治法者與其屢變於法之後
不若詳審於法之先與其專恃乎法而法反未必行不若
不盡恃乎法而法自無不行周漢唐所以稱盛於前而良
法美意非後世所及者由此道焉耳今 皇上恭已勵精

承 祖宗之業而光大之思所以立法而躋一世於仁壽
者生以爲其道無他亦惟以寬大之意定畫一之規而已
所謂寬大之意者非有寬而無猛之謂也非有緩而無急
之謂也未嘗無文告而文告之所及必行乎人情之所樂
而無行乎人情之所苦未嘗無禁令而禁令之所加必爲
人情所易行而無爲人情所難行未嘗無刑威而刑威之
所至必使天下羣以爲當然而不使天下以爲可不然故
有時寬以行之而不失爲寬大有時猛以行之而亦不失
爲寬大有時緩以行之而不失爲寬大有時急以行之而
亦不失爲寬大夫我之所行既有以順天下之情則天下

三魚堂外集

卷之二

四

之人自無不從於我天下之人旣無不從於我則我不必
更有以防天下之人如是則可行之一二人者亦可行之
千萬人可行之一時者亦可行之萬世不必有更張之迹
而自成畫一之規以之滌煩而煩無不滌以之祛弊而弊
無不祛以之教化天下而一世躋於仁以之休養天下而
一世躋於壽 皇上所以觀光揚烈與民休息而成一代
之治法爲繼體守成之極者其道誠無踰此矣雖然欲行
寬大之法又必本於 皇上寬大之心心存於愛養斯民
而法之寬猛自得其宜心存於永綏斯民而法之緩急自
得其當以一心之寬大者爲體以立法之寬大者爲用將

見法卽成康之法治卽成康之治而刑措之風再見今日矣何漢之文景唐之貞觀足云哉

理氣

天下一氣而已天下之氣一理而已氣不能離理而理亦不能離氣天得之而爲天者人得之而爲心古今聖賢之所發明者不越此理氣不越此理氣之在天地與理氣之在人心者已耳但其言有就理氣之渾淪言之者有就理氣之散殊言之者有就天地而言其渾淪散殊者有就人心而言其渾淪散殊者此源流分合所以若不相一而實無不一也愚生雖不敢自負於盡人達天之學然源流分

三魚堂外集

卷之二

五

合之際亦嘗竊聞之矣請因執事之問而條晰之執事所引易之繼善正蒙之太虛程子所謂形體主宰性情邵子所謂道爲太極此就天地而言其理氣者也其於穆不已而循之不見其端者天地之理氣之渾淪其萬物各得而著之莫窮其際者天地之理氣之散殊雖其名遞變而其所指未嘗變易之言固無異於程子之言程子之言又無異於邵子之言也執事所引子思之言朱發孔孟之言心張子所謂合虛與氣合性與知覺邵子所謂心爲太極此就人心而言其理氣者也其無思無爲而卷之退藏於密者人心之理氣之渾淪其隨感隨應而放之則彌六合者

人心之理氣之散殊雖其言互殊而其所指未嘗殊子思之言固卽孔孟之言而張子邵子之言又卽子思之言也是故以其在天在人者言之則在天者爲源在人者爲流以在天在人之渾淪散殊者言之則天與人又各自有源流言天言人雖分而天之所以爲天人之所以爲人未嘗不合也言渾淪言散殊雖分而渾淪者卽在散殊之中散殊者不出渾淪之外又未嘗不合也天人之原性命之蘊可一言貫之矣然而學者所貴乎根極性命者非徒欲聞性命之說也貴實得乎性命之理則執事所謂存心以盡性達天者其功又可得而詳之蓋心之或出或入而不存

三魚堂外集

卷之二

六

者其病非一端故聖賢所以制其出入使之有存而無不存者其功亦非一事心之不存者以其僞而不誠故周子予之以誠心之不存者以其肆而不敬故程子予之以敬心之不存者以其私而不公昧而不明故張子本之於無忝匪懈朱子本之以格物致知凡此者皆所以存其心而不可或闕皆所以存其心以達天盡性而不可偏用者也學者誠有得於此而操持不倦以古人各指其一端言之者合而致之我心則於盡人達天之學亦庶幾矣至於鼓舞引掖使天下人人以濂洛關閩爲己任而性命之理昭徹宇內則在 朝廷之敦崇正學以爲天下先乎

刑禮

帝王所以化導天下而使之各得其性者惟中所以範圍天下而使之不戾於中者惟禮所以整齊天下而使之不違於禮者惟刑故禮也者所以納民於中者也刑也者所以納民於禮者也禮者天下之大範刑者天下之大防可相有而不可或無也但禮禁未然之前刑禁已然之後禁於已然者人皆見其效而以爲不可廢禁於未然者人或不見其效而以爲有可緩於是禮輕而刑重自禮輕而刑重而爲治者徒思所以整齊乎天下而不知所以範圍於天下徒思以整齊天下者禁民於已然而不知以範圍於三魚堂外集

卷之二

七

下者禁民於未然欲民之協於中也難矣然則求帝王之治者無他亦惟灼然於刑禮之辨而不淆於異論而已今國家制作盡善秩然有等而又勒成律例爲一代之令其於刑禮之用亦旣兼施而罔偏已愚生復何所指陳其閒但恐朝廷雖知刑禮之相輔而天下之爲異論者不能不以禮後刑朝廷雖知刑禮之同原而天下之爲異論者不能不以刑絀禮異論出而取舍淆取舍淆而治術偏矣則所謂刑不可一日弛禮必百年後興者請得爲執事析之夫禮者不可斯須去者也君臣之閒斯須而無禮則陵悖之端生父子之閒斯須而無禮則孝慈之恩薄故

禮之漸漬於肌膚者固必待於百年而禮之範圍於日用者則不可或缺於一日今以一日不可缺之禮而誤以爲百年待興之禮禮果若是其可緩乎生願 國家斷然以刑禮爲相輔而勿誤聽於百年後興之說則民之協於中者庶有日矣抑所謂三代文質異賞罰先後不同者又請得爲執事析之夫三代之各異者文質三代之不異者禮也三代之先後不同者賞罰三代之無不同者禮也故禮行於尙文之世而服物可以生恭敬禮行於尙質之世而儉素可以養誠慤禮行於先賞後罰之代而匪頌之節無非以別尊卑禮行於先罰後賞之朝而郊遂之移亦可以

教祇德今以其文質賞罰之殊而謂其禮之殊禮果若是殊乎生願 國家斷然以刑禮爲同原而無誤聽於三代文質賞罰之說則民之協於中也又有日矣此則所謂審取舍之術而化導天下之至要也若夫刑之或當輕而或當重禮之或當損而或當益刑禮之或當互有輕重互有損益是在 廟堂之上斟酌於古今之勢風會之變而出之以不忍行之以恭敬以求合於天秩天討而已

爲一代之史者必先明致治之大原而後備觀其行事之是非不觀其行事之是非則一代盛衰興替之故不彰而

無以垂鑒於後不明其致治之大原則一代創業守成之模不具而無以爲法於今故觀兩漢之史者必先觀高光之所以創業文景之所以守成而後武宣以下桓靈以上之是非可得而備論也觀唐宋之史者必先觀貞觀建隆之所以創業開元慶厯之所以守成而後永徽以後熙豐以還之是非可得而備陳也蓋一時行事雖其盛衰興替所係而至於一代所以凝承天命永綿厯服者則尤視乎創業守成之際有以維持而培植之故帝王考監前代以爲法戒雖一事之微亦不敢忽而所尤重者創業守成之大原也今國家纂修明史以備千古法戒生請先舉夫

三魚堂外集

卷之二

九

洪永之所以貽謀宣孝之所以紹前烈而後備論其一代之是非焉夫洪永之所以貽謀者不在法令之嚴密而在乎政體之寬大不在國勢之富強而在乎教化之肫篤宣孝之所以紹烈者不在乎紛更祖宗之制而在乎謹守祖宗之舊不在有以振攝天下之人心而在有以維持天下之風俗是故輕徭薄賦而國愈富恤獄緩刑而民愈服安常守故而綱紀愈肅天下相漸以忠厚廉恥之風而相洽於深仁厚澤之內此固當爲法於千古而上繼三代之治者也至於金川之事無異建成元吉之事君子不以貞觀之治而輕恕於太宗則亦不能以永樂之治而曲諱於成

祖雖瑕瑜不掩可也曹石之事無異五王之事然五王以行權而再造夫唐室曹石以行權而啓釁於明時雖謂之無功有過可也以興獻爲異於濮園可也而入廟稱宗則已過以國本而阻其並封可也而語侵宮禁則已誣三案之興主之者未必皆小人而不覺其爲小人所附會東林之起主之者實皆爲君子而其始也不免以君子而過激其繼也不免以非君子而妄入此亦紀綱之壞風俗之衰勢激使然而非盡諸臣一時一日之咎也夫紀綱與議論相爲盛衰者也紀綱盛則議論衰議論盛則紀綱衰其始以議論而細紀綱其繼且以紀綱之屈而無所庸其議論

三魚堂外集

卷之二

十

得失之故亦可鑒矣若夫二正之宜亡而不亡者輔理之得人也神熹之宜覆而不覆者祖宗之德澤尙未絕也未季之正氣衰靡者追其本則由於靖難而考其弊亦由於正學日衰人心日漓洙泗濂洛之說不信於天下而浮文以誇於世者多也生之所論一代之是非者如此至於致治之大原可以上佐宸聰下濟蒼生爲今日所當效法者則於洪永宣孝之貽謀紹烈加之意可也

綏輯

國家安初附之人與安久附之人異安初附之人而其衆止於千百與安初附之人而其衆至於億萬又異何則久

附之人止在有以奠其居而初附之人則在有以謀其生
初附之人而止於千百可聚可散而安之也易初附之人
而至於億萬散之有不易散之勢聚之有不可聚之憂而
其安之也難夫所附之人既衆則安之之法不當執一術
惟善用其安之術而不致以我之安之者反生彼之不安
亦不至以彼之安者使其土著之不安斯則綏輯之要也
今 皇上聲教誕敷而吳越閩廣之向化者數十萬執事
兢兢焉思所以綏輯之術生謂綏輯之者無他亦惟度其
人量其地審其勢而無務爲一切之法而已則聚而爲兵
之說可用也但聚之則當度其人之精銳與老弱而以其
三魚堂外集 卷之二 十一

精銳資于城之用勿以其老弱滋冗兵之累且減綠旗之累
冗耗者補以投誠之精銳者有增兵之利而無益餉之累
斯兩得之道矣抑散而爲農之說可用也但散之則當量
其地之邊與腹而處之腹地之閑曠如荆襄川陝之域勿
處之沿海之邊地如閩廣兩浙之境使之知耕屯之可樂
勿復知有風帆之故習斯永安之術矣抑令歸原籍之議
可用也但歸其有可歸者勿歸其無可歸者使生於閩者
歸閩然有生閩而閩無可歸者勿強之使閩生於粵者歸
粵然有生粵而粵無可歸者勿強之使粵斯善全之策矣
夫如是則可兵而兵可農而農可聚而聚可散而散在彼

之求安者不一其情在我之安之者亦不一其術在我既無強而安之之擾在彼自無不安其所之念上則不以冗食者病國下復不以騷擾者病民生故曰度其人量其地審其勢而無務爲一切之法也不然而區區焉挾一術以處之使之爲兵則願爲兵者安矣而不願爲兵者不且以行伍爲困乎使之爲農則樂於爲農者安矣而不樂於爲農者不且以耒耜爲苦乎使之歸籍則有可歸者歸矣而無可歸者不且以桑梓爲累乎以云強置則可矣豈所語於柔遠之區畫也哉

保泰

會墨

三魚堂外集

卷之二

十一

自古明良相與未有不各盡其心而能成泰交之盛者也故在上者必有鼓舞之實而不徒恃乎下之精白在下者必有精白之心而不徒恃乎上之鼓舞夫誠盡乎鼓舞之實則雖中人且知自勵矣况其本能精白者乎誠盡乎精白之心則雖中主且必感動矣况其本能鼓舞者乎使上之人不知有鼓舞之實而徒欲以精白望之天下之人不知有精白之心而徒欲以鼓舞望之上其始也上與下有相誘之念其既也上與下有相伺之心而欲以保泰也難矣故唐虞三代之盛也吾不徒曰唐虞三代之君爲之亦不徒曰唐虞三代之臣爲之漢唐宋之盛也吾不徒曰漢

唐宋之君爲之亦不徒曰漢唐宋之臣爲之蓋其君臣能各盡其心焉耳今我皇上孜孜圖治日與諸臣講求治理可謂有鼓舞之實矣在廷諸臣啓沃獻替定大議決大疑可謂有精白之心矣然生以爲鼓舞之道無窮精白之心亦無盡則所以保泰而成一德一心之治者誠不可不求其道也夫上之御下其道不一而莫貴乎誠下之事上其道不一而亦莫貴乎誠向者治化初基積習難盡上不能無綜覈之心下不能無顧忌之念故內外臣工推諉之意常多而擔荷之力常少身家之慮常重而忠愛之情常淺今皇上坦然一出於寬大在廷莫不感激思奮矣生

三魚堂外集

卷之二

十三

以爲保泰之道無他亦惟皇上卽此寬大之心而廣之與天下相繩於名法之中不若與天下相漸於禮義之內也與天下相習於猜疑刻急之風不若與天下相安於坦易含宏之化也雖寬嚴繁簡隨事不同而要無一日不以忠厚長者之道待其下則上之待下誠矣抑惟諸臣卽此感激之意而純之以堯舜吾君自矢而勿徒思避乎文法以匹夫不獲爲恥而勿徒思保其祿位雖將順匡弼隨事不同而要無一日不以靖其匪懈之志事其上則下之事上誠矣下之事上誠而上不感其精白者未之有也上之待下誠而下不感其鼓舞者未之有也上之鼓舞足以感

乎下下之精白足以感乎上是卽古都俞吁咈拜稽颡言
之盛也是卽古之陳治安而進十思十漸三劄五規之風
也而猶患堂陛之或隔交孚之無具歟故曰泰交之道在
各盡其心而已

出察吏

今之言安民者無不知其本在察吏矣顧不得察吏之人
則吏不可得而察也不善乎察吏之法則察吏之人亦不
得盡其察吏之能也察吏之人則督撫是矣察吏之法則
考成之條是矣以察吏責督撫而督撫所守者考成之法
也考成之法嚴則督撫不得不嚴矣考成之法寬則督撫

三魚堂外集

卷之二

十四

不得不寬矣考成之法寬而寬之中有嚴則督撫亦可嚴
以濟寬矣考成之法嚴而嚴之中有寬則督撫亦可寬以
濟嚴矣故督撫不得其人固足以病考成而考成之法未
極其善亦足以困督撫而使不得展其能然則今日爲察
吏計督撫固不可不擇而考成之法亦不可不稍爲變通
也欲擇督撫則在嚴之廷推之時而勿徒拘其資格澄之
甄別之時而勿徒循其故事使爲督撫者皆公正而不私
則貪墨可以盡糾賢能可以盡舉預征雜派可以盡禁察
吏之實在是矣然督撫能察吏而不能違考成之法以察
吏考成之法向惟重乎錢穀盜案今則兼重乎興廉夫使

天下皆廉吏則自能撫字以厚民生而錢糧可以無缺敷教以善民俗而盜案可以永清故興獎廉吏卽所以爲錢糧盜案計法誠善也然廉吏雖有益於錢糧盜案而不能必其目前無絲毫之欠與夫一夫之未獲督撫雖心知其賢而有違乎考成之條則不惟不敢舉而叅罰且隨之天下見廉者之不盡舉而不免乎叅罰則不知廉之足重是以舉廉之令雖下而吏不加勸竊以爲考成之法當權其輕重以爲寬嚴於至嚴之中不妨稍有所寬使廉吏有以自見而爲督撫者亦可以伸其舉廉之意今夫錢糧盜案固不可不重然其絲毫之欠與夫一夫之未獲不足爲錢糧盜案病而其人卓然有守可以風勵天下則宜令督撫破格獎薦不爲文法所拘天下見吏之廉雖有小疵猶爲上之所拔則自踊躍於廉相與勉爲賢能而恥爲貪墨民風日淳民生日厚錢糧自清盜案自靖旣無穀賤傷農之患亦無縱盜諱盜之弊其與夫拘牽文法使廉吏困阨而上下交病者果孰得而孰失也誠欲實興吏治以仰副皇上獎廉之至意道無踰此矣

治法

治天下不可無畫一之法以垂之久遠也然欲垂之極其遠必先講之極其精講之道亦折衷於人心之所安而

已蓋天下之大百世之遠其事變紛紜不可以預度而人
心之所安者則一也得其心之所安故定之 朝廷而天
下莫敢易定之一日而百世莫敢易非天下後世不能易
其法也不能易其心之所安者已耳周禮一書爲古今治
平之準而漢唐之法或大綱正而萬目未盡舉或萬目舉
而大綱未盡正是豈漢唐之法獨遜乎周哉周之所定合
乎人心之所安而漢唐之所定未合乎人心之所安也我
國家本以淳簡致治而邇來條例日增上未知所守下未
知所從一法不效輒更一法法之變未有已也則做會典
舊例勒爲全書以昭一代之制誠今日急務矣然生以爲
三魚堂外集

卷之二

十六

非折衷於人心之所安則今之所謂畫一者未必非卽異
日變更之端而求其簡要者適滋其繁叢也夫欲折衷於
人心之所安則其心必至公公則能盡合好惡之正而不
徇乎己私其心必至虛虛則能博訪利病之源而不執乎
成見其心必至慎慎則能曲當乎事理而不忽其細微是
惟 皇上以至公至虛至仁至慎之心總持於上而大小
羣工各靖其心以佐議於下然後合古今之制而參之酌
新舊之例而定之視前代法之善者何在則從而法其善
其弊者何在則從而革其弊舊例可從則不妨舍新而從
舊新例苟善則不妨置舊而從新寬嚴必得其中也緩急

必揆其當也詳略必審其宜也見其利也而興之而興利者或卽爲害之所伏則無徒徇乎目前之利見其弊也而去之而去弊者或又爲弊之所生則無徒徇乎去弊之名如是則其所因者皆人心所欲因者也所革者皆人心所欲革者也行之一時而一時安焉行之萬世而萬世安焉雖與周官相表裏可矣又何患條例之日增而參差窒礙也哉雖然治天下者法也行法者人也法可以預立而人不可以預定故一明之會典也洪永以之而治啓禎以之而衰非法之有異行法之人有異耳夫欲法可世守則在乎酌古準今欲人之能世守其法則在乎廣教化重詩書

三魚堂外集

卷之二

七

是又惟皇上與羣工明道敦倫以興起百世則法立而子孫世世守之不替矣

養士

士之氣係乎上之所養也上之養士又貴因乎其氣蓋士之氣不能有正而無偏有純而無雜惟上之人因其氣之所在而有以養之使偏者皆歸於正雜者皆歸於純此虞周所以盛也苟不知所以養之其始也任其偏且雜焉及其弊則從而盡矯之故有一時焉其偏且雜者在是則又有一時焉其偏且雜者在彼士氣愈變而愈下此戰國兩漢晉魏所以不振也虞周之養士也教之於未用之日而

策之於既用之後直寬剛簡使各協於中而止至戰國承
春秋之末士尚奇謀而以陵轍王侯爲事其氣傲西漢矯
戰國之弊辱儒慢士使天下之士俯首而就功名其氣懦
東漢矯西京之弊崇獎高尚使天下之士抗志而言名節
其氣激晉魏又矯東漢之弊賤禮法而崇恬退其氣放方
其弊也惟恐其矯之不逮及其矯之而弊又甚於前由是
觀之則善士習者與其矯之而愈遠於正何如養之使漸
歸於正也與其矯之而愈至於雜何如養之使漸底於純
也我國家初承明季之習士氣浮誇不得不稍示裁抑而
士風日趨於下砥礪廉隅者百不得一而矧方爲圓者比
三魚堂外集

卷之二

十一

比而是苟可以獲利不知復有禮義也苟可以進身不知
復有廉恥也向以激昂爲高者今且以逢迎爲高矣向以
虛名爲尚者今且以貪鄙爲尚矣生竊以爲前之矯之者
似乎太過而養之之道不可不盡於今也養之之道其原
在學校其要在銓選而尤在 皇上之一心學校者士之
所從出也學校之所重在篤行而無取乎浮文則士必以
節操爲尚矣銓選者士之所自集也銓選之所重存端方
而無取乎奔競則士必以卑汙爲恥矣而 皇上於正直
忠厚之士時有以愛惜而保全之略其小過而取其大節
法令所加要以抑其浮誇而止而勿過爲摧折使士之方

嚴者常進依阿者常退則士氣日振士風日古而禮義廉恥以勸懲維之有餘矣雖然勸懲者可以維其外未足維其內天下之士因勸懲而不變雖能自納於禮義廉恥之中而未必其心之所安也則養之以勸懲又何若養之以教化乎誠端極於上而又務崇正學以風示天下使士知中正之道不可一日而離相與勉爲忠厚而恥爲浮薄勉爲正直而恥爲苟容則雖虞周之化無以加茲矣

治河

自河淮之合也而治淮卽所以治河治淮以治河者惟在淮之能制河而已蓋淮自桐柏而東至清口而與河合淮

三魚堂外集

卷之二

十九

之勢足以敵黃則合流而東自可以無患苟淮弱不足敵黃則清口必淤淮不能東出而且潰而南矣卽清口未淤而淮退則黃進淮愈退則黃愈進黃淮合而倒灌於高寶之間則淮揚一帶民罔甯居而運道遂由之而梗固其所也然淮之勢有強弱者非盡水勢之自然而人事有以致之蓋淮自清口以下則欲其易洩而在清口以上則又不欲其旁洩淮流盡出於清口其勢所以強也旁洩於清口以上其勢所以弱也故前代於鳳泗閒多築閘壩凡以遏淮之流使俱出於清口耳自鳳泗之閘壩不修而淮流分矣淮流分則清口之勢微而淮弱不足敵黃固其所也今

欲使黃淮之順其道則莫若使淮足敵黃欲淮之敵黃則莫若使其上流之不洩欲淮上流之不洩則莫若修鳳泗之閘壩鳳泗之閘壩修則清口之流盛矣清口之流盛則黃淮之勢順矣此今日治淮以治河之要務也然海口未濬則淮雖能與河合於清口而未必能與河同入於海下流既淤則上流必潰淮潰而南河潰而北則桃宿以南高寶以北未有甯宇也故疏濬海口之說亦今之不可不行者矣然河之潰也必由於沙淤故善治河者必以隄束水以水刷沙使河常無沙淤之患則濱河州縣自無河決之患故築歸仁隄遏睢湖諸水以入白洋河口亦今之不可

三魚堂外集

卷之二

二十

不行者矣誠使河上諸臣酌其緩急擇其勢之至急者行之而以次徐及焉不必拘賈讓之三策不必泥宋禮劉大夏之成迹惟使淮治而河治河治而漕治則淮揚之民可免昏墊漕艘且安行而入董口豈不國與民交受其利而可釋我皇上宵旰之憂哉然而不議其經費專其責成則民雖免於河患而不免於治河之患是又當合漕臣與河臣總計之委曲以措辦專任以圖功而勿輕開加派之端勿競生推諉之途則策之善者矣夫既有治河之利而又無治河之害則平成之績雖與神禹同稱可也豈區區塞瓠子塞東郡者可比量也哉

臣對臣聞聖王之治天下莫先於正人心人心正然後法度可行法度行然後天下可得而治也唐虞三代之法非有異於後世也然法立於上而治效卽臻者蓋其時上之道德隆而教化洽其感人也深而道之也至天下之人漸摩於禮義廉恥之中者蓋已久矣是故立法以安民則人莫不守其安民之法立法以興賢則人莫不守其興賢之法立法以一文武則人莫不守其一文武之法立法以節吏治裕國用則人莫不守其節吏裕國之法此所以世運亨而治臻於鄧隆也使唐虞三代不能先正其人心則其

三魚堂外集

卷之二

三

法之弊亦與後世等耳法寬而弊可生於寬之中者法嚴而弊卽伏於嚴之內法無定而人得因其無定者以爲姦法有定而人卽因其有定者以滋弊雖有聖人豈能善其後哉然則治天下之道從可知矣未有法不立而能治者也未有人心不正而能行法者也是故恃法不如恃德議法不如議教德教立則人心正人心正則法無不行矣欽惟 皇帝陛下智勇天錫寬仁性生重道敦倫文教誕敷於四海立綱陳紀聲靈丕振於九圍固與堯舜並其光華與天地同其高厚乃德雖至矣猶以爲未至治雖盛矣猶以爲未盛進臣等於廷諂以安民興賢之道一文武節吏

治通漕運之方以臣之愚陋何敢輕言天下之得失然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泰山不棄土壤河海不擇細流陛下有泰山河海之量臣敢不盡其土壤細流之益臣聞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政刑者法之謂也所以東人之身者也又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德禮者修於身而教於人者也所以感人之心也東其身則人不敢犯感其心則人不忍犯其爲不犯同也而淺深難易之閒不可同年語矣先王知其然故其爲治也不在乎以法整齊天下而在乎以德化導天下不在乎使人畏吾法而在乎使人服吾教今陛下立法更制九年於茲矣

三魚堂外集

卷之二

三

有意於安民而民至今猶未盡安有意於興賢而賢至今猶未盡興而且文武未獲實效吏治未獲澄清漕運未能以時修濬意者求於法者詳而所爲崇德教以正人心者有未至乎伏讀制策有曰欲家給人足以成豐亨樂利之休何道而可臣觀今日安民之法不可謂不至矣逋欠之時蠲也賑恤之時聞也預徵私派火耗常例悉禁也卽今之法安今之民天下之民宜無不可安矣然惠之出於上者未必盡被於下禁之立於上者未必盡行於下功令之所著郡邑違之郡邑之所行猾胥撓之上之設法以利民者無不至下之爲弊以戕民者亦無不至由是觀之則

天下之民非區區之法所能安也伏讀制策有曰士風
尙未近古以致吏治不清民生未遂臣觀今日興賢之法
不可謂不至矣經術之已崇也科目之已重也殫於學宮
者莫非古造士之方登於天府者莫非古闢門之制卽今
之法興今之賢天下之賢宜無不可興矣然賢者不必盡
登登者不必盡賢禁鑛營也而鑛營因之而愈甚抑浮僞
也而浮僞因之而愈生正誼明道者衆指爲迂闊寡廉鮮
恥者共賞其適時上之課士者屢易其法下之奔競者亦
屢易其術由是觀之則天下之賢非區區之法所能興也
伏讀制策有曰禮樂之彥韜鈴之臣兼收並重何以簡

用得人臣觀今之所以責成文武者其法亦不可謂不至
矣制科則兼重也事權則不相統也有督臣以總攝之有
撫提以分轄之有京察以覈文吏有戎政以覈武弁有不
時之糾劾以震攝文武之心卽今之法用今之人宜乎文
皆亮采之佐武盡干城之選矣然在文吏則推諉之意常
多擔荷之力常在武弁則身家之慮常重宗社之計常
輕上之求之者以實下之應之者以名由是觀之則文武
之臣亦非區區之法所能用矣至於督撫守令之係於民
生者黃運兩河之關於國計者皆天下至重而朝廷之設
法以責之者亦已至矣然在督撫守令則以蒙蔽爲老成

以黨同爲敦厚苟可以合考成之條則賸民膏而不惜苟
可以避叅罰之咎則殘民命而不顧在黃運兩河則有修
之名未必有修之實有濬之名未必有濬之實一隄方成
一隄復潰一水方通一水復塞由是觀之則是二者亦豈
區區之法所能責其效哉夫法者治之迹而非所恃以爲
治也爲治而責恃乎法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臣非欲
陛下廢法而治也竊以爲法之及人也淺德之及人也深
法之禁人也難教之化人也易故有德不可無法有法尤
不可無德有教不可無法有法尤不可無教此萬世不易
之理亦當今救時之急務也今日之治苟非崇德教以正

三魚堂外集

卷之二

十四

人心雖日議法無益矣伏願 陛下日新其德以堯舜禹
湯文武之心爲心以堯舜禹湯文武之學爲學兢兢焉翼
翼焉有勿言言則必可使天下共法也有勿動動則必可
使天下共則也如此則朝廷之上四海之內莫不仰 聖
德之高深不待家諭戶訓而人心已動矣於是務敦教化
一如古者司徒黨正三物六行之制盡其實而勿徒循其
名天下之人旣動於上之德而又習於其教則自相漸以
仁相摩以義相勉以忠厚而恥爲浮薄相勸以正直而恥
爲邪僻不待法之驅而人皆有君子長者之心由是立法
以興利則人莫不安於上之所興立法以去弊則人莫不

安於上之所去行一法而有一法之利者更一法而有更
法之利天下之民由是而可安天下之賢由是而可興天
下之文武由是而可用以之飭吏治則督撫守令必不敢
欺上以剝下以之通漕運則黃運兩河必能以時而修濬
鄧隆之治庶乎其可成矣此正人心之效也使不先正夫
人心而徒恃乎區區之法議法者日益精而利法者日益
巧一法不效輒更一法法之變未有已也雖然臣猶有進
焉夫天下之人相通於法也始於其心之不正亦由於其
用之不足書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管子曰衣食足而禮
義生今之大吏祿薄不足以給其費則思借法以自肥今

三魚堂外集

卷之二

三五

之小吏俸微不能以養其家則思干法以爲姦其罪可誅
而其情可憫夫人方威威不能保其生則雖有德化豈能
發其禮義廉恥之心哉宜乎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也
是又在 陛下倣古待臣之禮稍重其祿使之有以自給
而又禁其淫靡定其車輿服飾之制嚴其宮室飲食之節
勿使耗於無用夫既有以養之又無以耗之則爲士大夫
者皆充然有餘無皇皇不足之憂自然奉公守法竭心力
以效忠於 陛下然後德教可行人心可正而鄧隆之治
可成也夫養以先之教以繼之德以動之法以董之四者
缺一而能治者未之有也 陛下誠加意於臣之言務其

三魚堂外集卷之三

策

交泰

君臣之交莫貴乎其誠誠也者積於上而孚於下者也故
主用術則臣多挾私矣主用誠則臣多竭忱矣三代之時
其臣非必盡性忠義不顧私不罔上者也然而有一德之
美無乖忤之慮一時腹心大臣固皆竭其股肱保其勳名
始終無間而在廷諸臣上自六卿之長貳下至酒漿醢醢
之職親而文昭武穆疎而殷獻宗工近而侍御僕從遠而
庸蜀羌髳與夫譽髦之多士赳赳之武夫莫不盡力以從

三魚堂外集

卷之三

一

上命勤其政而恤其民何哉禹湯文武以至誠之心感之
而一時諸臣亦以至誠之心應之由是言之則誠也者洵
萬化之源而御臣之樞機也是終始之所以一也是尊卑
之所以睦也是親疎之所以協也是遠近之所以孚也是
異同之所以混也後世人主惟不能盡其誠而參之以術
而一德一心之美遂不可復覲至於一德一心之難覲乃
慨然曰古今臣不相及也孰知其一念之不誠以至此哉
然則談交泰於今日舍誠其曷以耶 皇上與二三大臣
同心圖治罔有間隔固以誠開其始矣尤願以誠保其終
夫大臣者與人主共休戚者也如手足之於腹心原不必

其存形迹故苟有益於國家勿以專行而疑其擅苟有利於民生勿以樹恩而罪其私我第無猜忌之心則納其嘉謨而不嫌於屈卽參以獨斷而亦不病於乖我第秉忠信之情則尊以祿位而天下共羨其寵榮卽示以裁節而天下愈見其無閒上以一心遇其臣而臣不以一心報其上者未之有矣至於公孤庶尹其職分不同而可以誠感則一也果待之以誠使爲公孤者無掣肘之虞爲庶尹者無阻隔之患其誰敢自曠厥職焉滿臣漢臣其習尚不同而可以誠感亦一也果待之以誠無以滿臣而固抑之以示公亦無以漢臣而概疑之以爲黨其誰敢自分涯域焉若

三魚堂外集

卷之三

二

夫內外諸臣非所以翼輦轂卽所以備藩宣也文武諸臣非所以備顧問卽所以効干城也孰非股肱而可不以誠遇乎孰無心膂而不可以誠動乎果皆待之以誠考課之法無閒彼此升遷之例無分異同其誰敢不共輸忱悃對揚休命焉總之御臣之道用恩可用威可用寬可用嚴可而獨不可以不誠不誠則將雜出乎權術上以術御下亦將以術應一人之術必不足以勝凡爲下者之術欲望其一德一心共矢勵翼也豈不難乎唐太宗參用術者也唐德宗純用術者也參用術故以劉洎之賢而不能保其終純用術故內惑於盧杞裴延齡而不能覺外制於朱泚李

懷光而不能克不誠之弊一至於此魏鄭公所以有去形迹之論陸宣公所以有貴誠信之奏也崇論閎議無踰於斯在 皇上存之勿替而已抑愚猶有進焉人主誠於待臣必先誠於愛民何則人臣受主之眷必將視其主之所寤寐思服者以求稱其意苟徒以赤心待其臣而無惻怛爲民之意則臣之求報稱者亦將惟主之欲而不暇及於民生之大計故愚願 皇上以實心爲民然後以實心待臣使羣臣知 皇上於爲民之外別無他欲而入臣於爲民之外亦別無可以報主則將矢心勵翼共圖康濟民生安而治化成三代之隆可計日而俟矣

三魚堂外集

卷之三

三

經筵

從來君德之成就在乎親近君子而君子所以成就君德者在乎使其心一於敬何則親近君子則近正事聞正言而涵養薰陶之益積於平日者深是故有言必入有諫必從心一於敬則聲色之不溺貨利之不殖而清明強固之氣凜於夙夜者嚴是故言一事而萬事之理畢達言一物而萬物之理畢通此古之帝王所以自成其德而古之人臣所以致君於明聖者由此道也使不能親君子於平日而欲責啓沃之功於一時平時漸漬於宦官宮妾之習而一旦進以仁義道德之言其不以爲愚且誣者鮮矣卽能

親君子矣而其心不主於敬則進以一事止一事焉已耳能達於所進不能達於所未進告以一物止一物焉已耳能通於所告不能通於所未告將事事而進之不勝其煩也物物而告之不勝其紛也自古君德之成者莫如成康自古人臣能輔成君德者莫如周召迄今讀召誥立政諸書其所兢兢致慎者綴衣虎賁之職也至其所操以進君者一則曰疾敬厥德再則曰王敬作所由此觀之則君德所以成就亦可知矣今 皇上神明天縱度越古今而執

事思所以啓沃之術固聖益求聖之至意也顧言啓沃而不歸其要於親君子敦其本於主敬則經史典籍之言能

必其陳之而悉聽乎古今因革生民休戚能必其陳之而不以爲瀆乎正誼明道之說正心誠意之談能必其陳之而不以爲迂乎且夫無窮者天下之事理有盡者臣下之嘉言以有盡之言發無窮之理言之所至幸而聽矣言之所偶不至而誤者德不且因之而隳乎故竊以爲經史文籍當研究討論也然不必經筵之時始研究討論也深宮晏處無地不當親君子則無地不可研究無地不可討論古今因革民生休戚當條晰敷陳也然不必經筵之時始條晰敷陳也深宮晏處無地不當親君子則無地不可條晰無地不可敷陳正誼明道正心誠意當言也亦不必經

筵之時始言也深宮晏處無地不當親君子則無地不可
言道誼無地不可言誠正誠於滿漢諸臣之中擇其老成
端謹博通經史者俾其出入侍從朝夕顧問以仁義道德
之言優游漸漬於旁則 聖德之成有莫覺其然而然者
而其本則尤在 皇上之心一於敬敬則聲色玩好之物
不足以惑此心而經史典籍自見其旨趣也敬則豐亨豫
大之境不足以蕩此心而古今因革生民休戚自得其利
弊也敬則權謀功利之說不足以蔽此心而正誼明道正
心誠意自覺其非迂也夫然故衆君子共進於朝而不以
爲黨一君子獨進於前而不以爲矯有時聞君子之言而
三魚堂外集

卷之二

五

悉通其旨有時未聞君子之言而已得其理此聖學之源
聖德之本而職司啓沃者所當加意也不然而屑屑焉徒
經筵之是恃將經筵之時暫而不經筵之時常也經筵之
時端拱而陳者不過二三人而不經筵之時乘閒而進者
不知其幾人也經筵之人則人主所敬而疎之人而不經
筵之人則人主所狎而親之人也欲望君德之成也豈不
難哉

修省

天之愛人主與愛天下之人不同天之愛聖主與愛庸主
又不同天下之人其所行有得失止及其一身耳至於人

主則固天所生之以乂安元元者也而聖王者則尤天所
篤生以寄其乂安之任者也任之者重則其望之者不得
不深望之者深則其責之也不得不切故一有失焉則變
異隨之矣一不警焉則怪異隨之矣是非寬於天下之人
而苛於人主也非寬於庸主而苛於聖主也天若曰是人
也吾何如任之而未能稱吾任也吾何如望之而未能塞
吾望也爲之變怪以警懼之或者其終能稱吾任乎或者
其終能塞吾望乎由是言之天之厚愛之者將以厚責之
也天之厚責之者又所以厚愛之也故爲聖王者苟遇災
變必悚然而懼惕然而省務修其德而改其政以迓天休
三魚堂外集

卷之三

六

是以雖有災變而不能爲害乃者彗星地震先後疊見愚
以爲其災其祥皆未可知所可知者惟 皇上之能省而
已自古人主當災祲下降未嘗不頌罪己之詔未嘗不下
求言之令然而天變未必盡弭天意未必盡回則今 皇
上之省有益無益亦未可知所可知者惟 皇上務省之
實勿務省之名而已省之之實執事所謂崇源綜要是也
崇源之道在正身綜要之道在寬賦斂緩刑罰振士氣何
謂正身蓋人主之身天心所係屬也身有淑慝而天象因
之故一動念必自省曰此可以對天平一舉步必自省曰
此可以對天平一飲食一衣服一宮室必自省曰此可無

咎於天平事事不敢忘天念念不敢忘天則修省之源得矣何謂寬賦斂古之治世者必以富民爲先而今也惟催科之是急非有水旱饑饉之災而民不給於藜藿此宜天心所憫也夫軍國之需固不可闕矣豈無冗兵冗費可減以紓我民者乎豈無汗萊棄地可闢以寬我民者乎今不務議此而第蠲其逋賦逋賦者是姦胥汚吏之所侵漁而非良民之所負也蠲之適以惠姦人而何足以回天平是故逋賦可不蠲而正賦不可不議漸減也何謂緩刑罰古之用刑者反覆戒諭其臣惟恐其濫於無辜也今也失出者有罪而失入者無咎法吏惟恐獲罪則務爲深刻所坐

愈大深刻愈甚雖豪猾大慝多伏其辜豈無冤抑而自誣者乎豈無株連而可憫者乎近雖奉 詔肆赦而事涉重大仍不在赦例則是無辜者終無以自雪也無乃非上天仁愛之意乎是故罪果確當者雖輕可不赦而罪在疑似者雖重不可不赦也何謂振士氣古之爲治者必曰重士謂其能誦法詩書者也謂其能守正不渝者也謂其知天下大體者也故雖他途不妨參用而必不使並於士雖取士之法不一而必使士常重於他途今也裁其進取之數艱其銓選之途使講道論業之儒偃蹇而不得進進而不得用其氣鬱而不伸亦足以致天變是故士習當救而士

氣不可不振也此皆修省之要也 皇上誠以實心爲之以此誠民卽以此敬天天下之人孰敢不革心易慮以稱我 皇上之意而共邀天眷然則赦條頒而有司之不奉行非所患也嘉謨陳而部議之不採取非所患也中外羣工不能洗心滌慮直省督撫不能洞燭幽隱非所患也何則 皇上者羣臣之準四海所視而倣也故修省之實不在有司不在部寺不在中外羣工不在直省督撫而惟在皇上未有祁寒暑雨之咨日切於宸衷而有司敢匿其仁慈者也未有懸鞞止輦之忱日切於堂陛而諸臣弗體其虛衷者也未有省躬責己視民如傷之意日篤於深宮

三魚堂外集

卷之三

八

治法

帝王之道中而已矣惟中故緩獄措刑而不厭其寬詰姦鋤暴而不厭其嚴治具纖悉而不厭其煩獨持大體而不厭其簡以之爲政則和而平以之爲法則順而祥以之振風俗感人心無所施而不得其宜此唐虞三代之治所以卓然於萬世而莫與京也苟不審其中而徒徇於一偏方

其寬也則姦宄肆行而不知詰方其嚴也則無辜觸網而不知恤方其煩也則天下多事而吏弗能紀方其簡也則教弛法廢而上弗知飭安在其能振風俗而感人心乎漢唐宋之所以有古治遺意者則以其寬嚴煩簡偶合於中也其所以不如三代者則以合而有未盡合也治亂之故盛衰之理一言以蔽之矣今 皇上紹承先烈思所以整齊風俗和輯人心則寬嚴煩簡之間誠不可不加之意然愚竊謂今日爲寬嚴煩簡之說者皆未得其要而徒徇一偏者也故見周禮之委曲煩重則以爲宜用煩見太公之三月報政則以爲宜用簡見漢高三章之約則以爲宜用

三魚堂外集

卷之三

九

寬見諸葛嚴峻之治則以爲宜用嚴夫周公之治周誠煩矣然其閒豈無簡者存乎太公之治齊誠簡矣然其閒豈無煩者存乎漢高孔明誠一以嚴而一以寬矣然寬者豈無用嚴之處嚴者豈無用寬之處乎蓋寬嚴煩簡者爲治之大體因乎時者也寬嚴並用煩簡互施者爲治之大要隨乎事者也故善爲政者貴因時而知變又貴因事而知變苟謂時可寬而一乎寬或可嚴而一乎嚴猶未知寬嚴之變者也謂時可簡而一乎簡或可煩而一乎煩猶未知煩簡之變者也 皇上垂統方新比之於周則正成康制禮作樂之會也其道宜用詳擬之於漢則又文景與民休

息之會也其道宜用寬此今日之時則然也然以其事論之則又有不可概論者愚請得指其一二而其他可以類推焉今日之宜詳者莫大乎尊卑上下之差別宜簡者莫要乎簿書文移之虛名宜寬者在錢糧之註誤詔獄之株連宜嚴者在吏胥之無法守令之貪汙尊卑上下之辨所以節淫侈定民志也今胥隸得與縉紳同服商賈得與公卿齊節而法制不立其間將何所底止乎宜命禮臣酌其差等不厭精詳務爲定式庶貴賤不踰而 朝廷之名器足爲重於天下此以詳爲貴者也簿書文移上下所憑以爲信者也然今上之施於下者非必其盡行也以應故事而已下之申於上者亦非必其盡行也以應故事而已而徒使姦豪得借以爲資而成其所欲此可不思所以省之乎宜務在必行不爲虛文庶官吏得盡心於職業亦以少損姦豪之虛僞此以簡爲貴者也錢糧之催徵不可寬矣然以分毫之拖欠而遭黜革以限期之稍踰而加謫謫不已甚乎詔獄之審錄有不得已矣然以一事之蔓延而累及千百以一人之有罪而禍及親屬不已甚乎此宜以寬爲貴者也吏胥之無法亦旣屢申飭矣而無法者自若守令之貪汙亦旣屢申飭矣而貪汙者自若豈非無法貪汙者未必盡發覺發覺者未必盡加誅乎此宜以嚴爲貴者

也故愚嘗論之曰寬而詳者爲體嚴而簡者爲用此今日之中道也致治之謨無踰於此雖然猶有進焉夫寬嚴煩簡者治之迹而非治之本也治之本在皇上之一心漢唐宋所以不如三代者非獨其政之未盡適中亦其心有未純焉是故以至仁爲心而無雜乎偏私以主敬爲心而無入乎怠弛此又皇上用寬用嚴用煩用簡之本苟無是心雖施之政事者盡得其中亦漢唐宋之治而非唐虞三代之治也豈天下之所望哉

謀斷

天下之事未有不由獨斷而能成者也亦未有不合衆議而能斷者也以斷而成其議則是非一而不患有聚訟朋比之紛以議而濟其斷則衆論諧而乃以見師濟一心之盛三代之隆其時議論不盡見於詩書然嘗由周官所云議事以制者推之則知當日建官畫井凡國家大典必博訪羣臣各陳得失然後諸大臣裁斷於上不因其紛紜滋擾而厭之惟斷之以理而不惑於似是是以政成事立而天下便之向使止任一己之見而不參考於衆論參考於衆論而或厭其滋擾使之顧忌而不敢盡言則利害必不能盡晰是非必不能盡當雖聰明齊聖之君秉德迪知之相亦豈能致天下之治如當日之盛哉三代以下治不

三魚堂外集

卷之三

十一

古若無他或衆議紛紜而上不能決或君相多忌而公論鬱塞是以知者不敢言言者不敢盡而政日以乖然則議論之得失其關於時政豈淺鮮耶愚竊觀今日議論之弊與前代異前代之弊在議論之多今日之弊在議論之少國家創制立法斟酌古今羣臣章奏未嘗不下部議事稍重大未嘗不下諸大臣會議然愚以爲議論之少者何也前代議論惟其執偏狹私而不欲言則已苟其胸中所欲言則未嘗有所忌諱今朝廷雖大開言路無有忌諱而議者未能深體上意往往踟躕而不敢盡是以雖章奏日上而試問引裾折檻者何人也碎首玉階者何人也言及乘輿而天子改容事關廊廟而宰相待罪者何人也惟其角立門戶者則言之浮泛塞責者則言之至於社稷之大計生民之利病則固未嘗盡陳於上議論既少上之人雖善斷亦豈能盡晰其利害盡燭其是非而罔或不當哉故愚以爲今日要務非有以大破其忌諱之見而廣開議論之門不可議論之門既廣其閒雖不無蓄疑懷私雷同諛卸者雜然並出然在上之人有以斷之耳非所患也今人皆曰宋人議論多而成功少所以不振然熙甯元佑之敗壞者議論也慶厯嘉祐之致治者亦議論也洛蜀朔黨之分爭者議論也韓范富歐之相濟者亦議論也議論

果何負於人國哉若夫斷之之道則愚又得而言之矣天下事未有不講究於平日而能獨斷於臨時者也不講究而能斷者其所謂斷亦斷其所斷而非聖君賢相所謂斷也是以古之帝王雖聰明天直必親師傅必誦詩書正直之士未嘗一日離於側也規誨之言未嘗一日絕於耳也而其大臣亦相與考究古今洞晰事幾是以事至而不惑言入而卽辨此三代之世所以能總衆論而歸於一也今皇上將總攬萬幾宜勤御經筵畱心典墳而又選方正博聞之士日侍左右與之講道論德究晰民瘼執政大臣亦時時親近儒生考求義理虛訪利病天下之事旣熟悉於中一旦臨事出其所素定者斷決於上必能使衆論歸一疑似不淆旣無盈庭莫執之憂又無偏僻自用之病以此爲政何政不成以此圖事何事不立是文武再見於世而周召畢散韓范富歐復生於今也亦在君相加之意耳豈憂天下事之不可斷哉

銓政

人才不患其壅滯也天下之才無窮而朝廷之官有限以有限之官給無窮之才前後相守厯歲月而不能卽登庸者勢也是惟上之人有以鼓舞之使已仕者樂於其職而不見有陞轉之難未仕者安於在下而不覺其選授之遲

上之人徐擇而用之才愈多則官益得人用之愈遲則天下之才益磨厲而有以效於上故鼓舞之道得則壅滯之端泯善用才者患無以鼓舞之不患無以疏通之也自古人才之多者莫如三代建官之少者又莫如三代然三代之時不聞有壅滯之患者無他鼓舞之道得焉耳後世之人才非加多於三代也建官非加少於三代也然而常患其壅滯者無他鼓舞之道失焉耳今國家選法初授者以考定先後爲序陞遷者以歷俸多寡爲序一出於至公矣乃出缺有限選途日艱宜執事鯁鯁以壅滯爲慮而欲求疏通之法爲鼓舞之道也然愚以爲今日之銓政當以

鼓舞爲疏通不必以疏通爲鼓舞鼓舞之道莫若於循格之中行破格之典使中才不得越次而進以守銓法之常而英流閒得超擢以登以通銓法之變天下之士將爭自磨厲以求赴上之意而不見有壅滯之形竊以爲凡今在籍候選之人宜令所在督撫每歲各以其職業考之舉其最者一人上送吏部使得越次而選而郡縣有司亦令督撫歲舉其最者一人使得越次而陞越次而選者一省不過歲一人旣無礙於選法之常而英流之士得以及鋒而用中才者亦將勉自滌勵而不至於委靡自棄選授之期雖遙而皆有旦夕可陞之望則不見其遙陞轉之途雖難

而皆有旦夕可陞之望則不見其難如此尙何壅滯之足慮哉此所謂於循格之中行破格之典以鼓舞爲疏通者也今日銓政之要也若夫就疏通言疏通則又有其道矣一曰入仕之途宜清也夫今仕路之所以壅者以流品之太雜也自科目而外有任子又有例監有投誠有府史雜流此固朝廷所以廣用人之途而不可偏廢也然其中豈無冒濫而當覈者乎宜嚴其例使一才一藝皆得踴躍於功名而不至開僥倖之門一曰考課之典宜嚴也夫不肖者安於其位則賢才不得上升宜令督撫察所屬貪汚者不時糾叅而考課之時不特一二等之擢者不得濫施卽平常畱任者亦必奉身寡過有吏習民安之便而後使之久於其任一曰辟召之法宜參用也漢法長官得自辟曹掾一時文學才俊之士皆出其中宜倣其制令天下長官得辟有出身士人爲掾吏既可息姦猾之風而士之未就職者亦得少展其才此三者皆今日疏通銓政之道也

察吏安民

談吏治於今日欲舍錢穀刑名而講安民之術迂矣然置安民之術而止求全乎錢穀刑名恐民不得安而所謂錢穀刑名亦不可得而全也夫錢穀刑名者必民安而後其效可奏未有民不安而錢穀刑名克奏其效者也故善爲

吏者求錢穀刑名於安民之中不求錢穀刑名於安民之外故其始也見有民不見有錢穀刑名其繼也民治而錢穀刑名於安民之外不求錢穀刑名於安民之中故其始也見有錢穀刑名不見有民其繼也民敝而錢穀刑名無一之不做此兩失之道也然則課吏之法無他亦惟以民之安不安課其錢穀刑名而已今國家課吏錢糧之稽遲者有罰刑名之失出者有罰此亦欲其就安民之中兼全乎錢穀刑名非欲其舍安民而止求錢穀刑名也乃奉行者不察止顧錢穀不問民力止顧刑名不哀民命苟可以三魚堂外集

卷之三

十六

合考成之條則腴民膏而不惜苟可以免降謫之科則致民枉而不悔此甚非所以奉宣朝廷德意而致天下於治平之域者也夫治必隨時而變法必因弊而革向者明季之吏治弊在徇名而忘實爲吏者借安民之名而置錢穀刑名於不道究之錢穀日耗刑名日弛而民愈不得安故國家立法不得不微重在錢穀刑名重在錢穀刑名者所以求安民之實效而無溺平安民之虛名也今日之吏治弊在徇末而忘本爲吏者以錢穀刑名之故而日困其民究之民困於錢穀而錢穀愈不可治民困於刑名而刑名愈不可治故今之立法又不得不重在安民重在安

民者所以正錢穀刑名之源而無徇乎錢穀刑名之流也則所以稽吏治能否而合於古之所謂吏者其法有二一曰於錢穀刑名之中課其安民之效夫錢穀之催徵固急矣然必催徵之有法而不至以催徵病民者方爲錢穀之最刑名之間擬固急矣然必問擬之平允而不至以問擬病民者方爲刑名之最此則就錢穀刑名爲安民者也一曰於錢穀刑名之外課其安民之效夫錢穀固不可緩而錢穀而外如勸農課桑諸務古有其制矣獨不可舉而行之乎刑名固不可輕而刑名而外如讀法憲老諸務古有其典矣獨不可舉而施之乎此則舍錢穀刑名爲安民者三魚堂外集

卷之三

十七

也夫如是將民安而錢穀日豐刑名日理是安民卽所以爲錢穀而不必催徵之是急也安民卽所以爲刑名而不必問擬之是急也何吏治之不可登何古治之不可復是在察吏安民者一舉而振之而已不然而役役焉所重在彼所輕在此民生敝而逋欠益繁姦宄益出非所以爲斯民計亦豈所以爲錢穀刑名計哉

漕運

漕運之法三代以前無有也以漕運而裕國秦漢以來不得已之策耳夫以京師之重而仰給於遐方天下無事則有侵漁遲誤之弊天下有事則有咽喉中梗之虞此甚非

所以久安長治也謀國者當以三代爲常而以秦漢爲變經其變所以爲一時之利復其常所以爲萬世之計故竊嘗以爲漕運無得失也漕運之多寡卽其得失漢之初漕山東粟以給中都歲不過數十萬石至其後則歲六百萬唐之初歲不過二十萬至其後則三歲七百萬宋之初亦不過數十萬其後四河所運至五百五十萬夫其所以不得不多者何哉養兵之太多也冗員之未盡去也西北之荒田未盡墾也苟不去其所以不得不多之原而馴復於不漕自裕之法乃區區講於漕運之得失不已末乎國
家定鼎燕京仰給東南漕運最爲重務今欲驟然廢漕其勢固必不能而以爲裕國之本專在於此則非愚之所敢知也愚請先就漕論漕而徐探其本計可乎夫輸輓之所以愆期者以沿途之畱滯也欲沿途之無畱滯則莫若責之督糧諸臣旗弁之所以侵沒者以收納之不精詳也欲收納之精詳則莫若責之倉場諸臣若夫海運與河漕並行此固元世已行之事然愚以爲海運不可行也元雖獲海運之利而今歲飄沒若干明歲飄沒若干數十年中民之納於鯨鯢之口者不知凡幾矣至其季世終以不給海運之效亦可睹矣以明祖之深謀遠慮豈不知海運速而河運遲海運省而河運費豈不知河海並運可以無咽喉

之變然卒舍海而就河者蓋親見元世之利害而不欲以
民生國計試之波濤也况今海氛雖靜餘孽未盡而可冒
險以爭區區之利耶河之害漕者在牽漕河諸水盡瀉入
海也故河決之世陸則病水水則病涸發則病水去則病
涸齊魯病水漕河病涸治之之法以漕避河不若以河避
漕天河之勢合則易潰分則自殺誠於河之南北相其地
勢析其支流條分而派別之大者爲川澮小者爲溝洫則
勢分而河安河安而漕安此皆就漕論今日之良策也而
裕國之本則不在是焉裕國之本其必墾西北之閒田而
寬東南之輸輓乎墾田之所以無成效者非墾田之難而
未得其人未得其法也天下之大豈無能罷騎兵畱屯田
如趙充國其人者乎豈無能大治諸陂穿渠溉田如鄧艾
其人者乎豈無能就高爲堡列柵二十如韓重華其人者
乎誠能重爵位以尊之一事權以委之久任使以俟之必
有竭盡忠力出而稱 朝廷之旨者然後爲之清其疆理

缺

風俗

世運之盛衰風俗實爲之而所以維持乎風俗使之瀟而
不澆樸而不侈者則惟視乎上之政教何如耳三代之時
非無澆漓侈奢之民也然而道德一而風俗同者其政教
得也漢唐宋之時非盡澆漓侈奢之民也然而世風漸靡

不能返於隆古者其政教非也三代之時經制定於上其車服有等其宮室有度其飲食器用有制雖一寸之微一絲之辨必爲之釐定而頒布之而又爲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日夜以孝弟忠信磨厲其民人其有奇邪蕩泆之民則鄉大夫州長閭胥之徒以時糾而去之故民之生也所見皆仁儉之風所聞皆仁儉之訓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一有不如是者則鄉里相與怪之慄焉而不甯澆漓侈奢何自而生乎若夫漢唐宋之時其所重者在簿書期會所急者在錢穀兵師而凡先王所以導民之具則以爲迂闊而不暇爲閒有賢君發憤而行之亦不能如三

三魚堂外集

卷之三

三

代之詳密則其俗之不古若也豈不宜乎由斯以觀則政教者風俗之本原也不深加意於政教而徒咎風俗之不古曰吾民不如三代之清不如三代之樸噫是果民之不如三代耶抑所以導民者其本原猶未得耶 國家承明季之衰其澆侈之習已非一日宜執事慨然思欲爲之所愚以爲欲反今日之俗而登之隆古無他亦惟以三代所以導民者導之而已愚非敢謂三代之法可一一施之今也然其大體固有不可得而易者其一則經制宜定也民之所以不敢厭縱其耳目者有上之法制爲之防耳苟法制所不及則何憚而不爲今民閒冠婚喪祭之禮宮室飲

食衣服之節初未嘗有定制也惟其力之能爲則無所不可富者炫耀貧者效尤物力旣絀則繼之以貪詐故靡麗日益廉恥日消誠宜畫爲定制使尊卑上下各有差等不得踰越庶幾儉樸可興貪詐可弭其一則學校宜廣也民之所以不入於淫蕩安其樸素者以其知禮義之可重耳苟禮義不足動其心則樸素必不如奢靡之可樂忠厚必不如淫蕩之可慕學校者所以教民禮義也今惟州縣有學又止及於生徒而董其任者亦止掌其冊籍覈其進退未嘗有所謂禮義之教人不知以行誼自重則惟以服美爲榮何怪風俗之日澆日侈乎宜選方正有道之士爲州三魚堂外集

卷之三

縣之師長重其祿秩而又倣古里塾黨庠之制以農隙教導其民使知禮義之可重而無慕乎澆侈其一則賞罰宜審也民之所以從上之令者以其賞罰行焉耳賞罰不行而欲其從令不可得也今朝廷之賞罰亦綦嚴矣而獨於奢儉澆澆之際未見有賞罰行焉胥吏被文繡富賈爲雕牆而有司不問子弟凌父兄悍僕侵家長而有司不問而其忠厚樸素不隨時好者則徒爲笑於鄉里不聞有所獎勵如此安望其不爲澆侈乎宜勅有司以時訪於境內舉其尤者賞罰之而卽以風俗之清疵爲考成之殿最庶有司不敢忽良民知所勸而莠民知所懲凡此者皆所以

三魚堂外集卷之四

策

郊祀

郊祀分合之議自漢以來紛紛莫定久矣竊以爲皆執其一偏而未博觀乎古人之禮也夫不博觀古人之禮則各操所見而不能相通主乎分者以分爲是既知有分而不知有合主乎合者以合爲是復知有合而不知有分按其說則皆有可行之理究其歸則皆有難通之失宜其歷千百年而紛紛莫定也夫古之郊祀不專主分亦不專主合周禮所謂冬至圜邱祀天夏至方澤祀地此固主分矣然三魚堂外集

卷之四

一

圜邱而外有孟春祈穀之舉左氏所謂啓蟄而郊是也有孟夏祈穀之舉左氏所謂龍見而雩是也有季秋大享之舉月令所謂季秋大享帝是也一歲而祭天者四而又有因事告祭之舉如舜之類上帝武王之柴望此其間有分有合有其合者以見父母之當並崇而王者事天之心以盡有其分者以見母之不得抗乎父而王者事天之義以備此古人之禮所以盡善而無閒也今不考其全而見其合也則以爲是必不可分見其分也則以爲是必不可分合之論互峙而不定而典禮之晦也久矣故竊謂今日郊祀之禮分與合當並用不當偏循也分合並用而時勢

有難行者則法古人之意而變通其迹可也古者天子出入儀衛簡省而所治不過王畿千里得以盡力於齊祭之事故一歲數出不以爲煩後世海內爲一皆統於上機務之繁億倍於古而又儀物滋多兵衛盛衆非可一歲而數出也夫分合旣當並用而一歲又不可數出莫若以其合者每歲舉之以其分者五歲舉之分之歲則不必舉其合之歲則不必舉其分旣可伸其父母並崇之念而又無母抗乎父之嫌旣得古人分合並用之意而又無一歲數出之擾尙何有異論之難一而典禮之不可定也哉然愚更有進焉蓋今日郊祀之禮宜講求者不獨一分合之議

三魚堂外集

卷之四

一

也唐長孫無忌曰三代以來無父子同配明堂者故周不以文王配天者避稷也則配享之義古有定論矣今國
家旣尊 高皇帝而殷薦於南郊必尊 章皇帝而侑享於明堂則當折衷而論定者此其一也禮曰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則郊之用辛古有定論矣後儒徒泥日至之文而不考用辛之義遂使對越上儀行於閉關不省之候則當折衷而論定者此又其一也夫旣有以定其分合之議又有以盡其配享之文正其上辛之吉則郊祀之禮庶乎萬世不易而承天子民之道胥於是焉在矣

六經者聖人代天地言道之書也六經未作道在天地六經既作道在六經自堯舜以來衆聖人互相闡發至孔子而大備不幸火於秦微言大義幾於湮沒至漢興諸儒索之於燼煨之餘得之於屋壁之中收拾殘編斷簡相與講而傳之於是言六經者以爲始於漢矣然漢儒多求詳於器數而闕畧於義理聖人之遺言雖賴之以傳而聖人之精微亦由之而湮歷唐及宋至濂洛關閩諸儒出卽器數而得義理由漢儒而上邇洙泗然後聖人之旨昭若白日而六經之學於是爲盛是故漢宋之學不可偏廢者也然其源流得失不可不辨矣辨其源流猶易辨其得失則難辨漢儒之得失猶易辨宋儒之得失則難欲辨源流取兩漢儒林傳及伊洛淵源錄考亭淵源錄閱之一展卷而昭矣易之始於田何分爲施孟梁邱而定於王弼又定於程傳朱本義也書之始於伏生分爲歐陽大小夏侯而定於孔安國又定於蔡九峯也詩之分爲齊魯毛韓而定於鄭康成又定於考亭集傳也春秋之分爲公羊穀梁左氏而定於何休范甯杜預又定於胡文定也三禮之始於高堂生戴聖劉歆而定於鄭康成又定於朱子之儀禮經傳通解也漢宋兩代之儒折角奪席於千有餘年之間者可歷歷數諸掌也若論其得失則必有高於諸儒之識然後

可辨諸儒之惑有大於諸儒之力然後可以斷諸儒之誤
卽未能大且高而不甚相遠然後能窺其堂奧而見其精
髓程子所謂身在堂下焉能辨堂上之是非此與徒辨其
源流者難易懸殊矣然而辨漢儒猶易辨宋儒則難者漢
儒之所爭者不過郊壇之分合禘祫之大小明堂世室之
制臯庫雉應之位祥禫之月日律呂之上下皆有迹可尋
有數可稽故雖煩而易究至於宋儒之所爭者每在於太
極之動靜先天之順逆理氣之離合知行之先後其得者
足以救漢儒之支離其失者遂入於佛老之虛無一字之
誤認而學術由之而頓變一言之謬解而風俗由之而盡

三魚堂外集

卷之四

四

移易所謂失之毫釐差以千里者非好學深思不能辨也
然愚謂此不難辨先儒固有定論矣自堯舜而後羣聖輩
出集羣聖之大成者孔子也自秦漢而後諸儒輩出集諸
儒之大成者朱子也朱子之學卽孔子之學故黃勉齋蔡
西山之徒從之於前眞西山魏鶴山之徒從之於後無異
詞也在元則許平仲吳草廬從之在明則薛文清胡敬齋
曹月川羅整菴從之無異詞也自姚江之學興而目之爲
支離指之爲影響甚且詆之爲楊墨而學者遂惑於所從
然其弊也至於流俗敗壞人心陷溺天下崩潰其明效大
驗亦可觀矣故愚嘗謂今之論學者無他亦宗朱子而已

宗朱子者爲正學不宗朱子者卽非正學漢儒不云乎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今有不宗朱子之學者亦當絕其道勿使並進朱子之學尊而孔子之道明學者庶乎知所從矣

道統

天下之盛衰自道統之明晦始君子之欲維持世教者亦必自辨道統始唐虞三代之世其道不待辨而明者統出於一也唐虞三代而後不辨則不明者統散於下也故董子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

三魚堂外集

卷之四

五

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居今之世而不明道統之所在上者何以爲臨民出政之本在下者何以爲立身行己之方乎今日道統之辨邈其源則本於洙泗而求其要則必宗於宋儒洙泗之學晦而道統息矣宋儒之學晦而洙泗之統息矣明自洪永以後迄於成宏其君相之所奉以爲政學士之所稟以爲式曷嘗不宋儒是兢兢哉故其治隆俗古貧絕漢唐無何異端紛出持身者流入於晉魏講學者迷溺於佛老以方正爲迂闊以傳註爲塵腐教弛俗敗而宗社隨之生嘗推論及此未嘗不歎息痛恨於嘉隆以來諸儒也今國家方表章聖學而執事以道統下詢

且殷殷於有宋諸君子也此眞知天下之本務者矣生請
因明問而極言之自宋以前非無發明洙泗之傳者也然
或語焉而不詳或駁焉而不純荀卿之僻陋也楊雄之艱
深也文中子之昧於進退也其不得與道統之傳固無論
矣最高者莫如漢之董生唐之韓子然董知正誼明道之
旨矣而不免雜於陰陽韓知道德佛老之辨矣而不免昧
於性善向非周程張邵朱六子者崛起於宋室則道統或
幾乎息後之人雖欲聞洙泗之傳其孰從而辨之故夫此
六子者非特有宋一代之光實于百年道統絕續之所係
也若論其先後難易則周子倡之於百家異同之時而有
三魚堂外集

卷之四

六

廓清之難朱子集之於統緒未一之日而有會通之難二
程張邵倡和發明於邪正未判之際則有翼戴之難是六
子之統有先後而未嘗有難易也論其始終同異則周子
主理而理卽數之所起邵子主數而數卽理之所寓明道
寬和而寬和之中未嘗無嚴厲伊川嚴厲而嚴厲之中未
嘗無寬和露才者張子也而才要本於敬則其才爲張子
之才而非一切浮競之才主敬者朱子也而敬自發爲才
則其敬爲朱子之敬而非曲學小儒之敬是六子之學有
始終而未嘗有異同也但非周程張邵則洙泗之學不明
非朱子則周程張邵之學不明故生以爲漢之世當尊孔

子而今之世當尊朱子朱子者周程張邵所自發明而孔子之道所自傳也尊朱子卽所以尊周程張邵卽所以尊孔子尊孔子而非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尊朱子而非朱子之說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四書五經之註固學者所當奉以爲式不敢稍叛矣而凡太極圖通書東西銘皇極經世諸書爲朱子所表章者皆列於學宮俾學者肄而習之而又選敦厚有道術者爲之師表使之不惟誦其言且法其行如是則天下曉然知宋儒之學爲天下之正學爲洙泗之真傳而向之嘉隆以來之學得罪於聖教得罪於國家有君國子民蒞官臨政之志者當損而絕

三魚堂外集

卷之四

七

之不可稍有入焉者也將見濂洛關閩之儒接迹於世而凡一切章句之習異端之誣不待痛斥而息矣道統明而國家無疆之休從此出矣愚生竊有望焉

策學

帝王之取士也考之以言試之以功不以功則人之能否不可得而見不以言則人之愚智不可得而辨此對策之制所以古今不可易也虞書曰敷納以言又曰敷奏以言此卽對策之始矣但其時有策之實無策之名至漢鼂錯公孫宏董仲舒之徒以策顯於時世遂謂對策始於漢其實非也策之體與奏疏相爲表裏自其立朝之時因事上

獻者則謂之疏自其進身之始承問敷對者則謂之策就漢言之如賈山之陳至言賈誼之論治安此疏也卽策也若鼂錯公孫宏董仲舒所對此策也卽疏也對策之制誠古今不可易乎今 皇上罷黜八股特崇策學此直上法唐虞非特爲漢唐所爲而已然欲收策之益必去策之弊欲收其益而不去其弊則將羣而爲剽竊爲空疎爲雜霸爲迂闊如執事所慮者雖然愚以爲此不足慮也但在主試者嚴去取辨真偽則其弊自去矣何則士之所以爲剽竊者以剽竊之售也剽竊之所以售者以其似於淹博也夫剽竊之與淹博易明也淹博之文出入今古而不嫌其煩究極天人而不嫌其奧鉅細畢陳精粗悉備而不嫌其雜剽竊者竊其貌不能竊其神飾於此不能不露於彼迥然不侔也誠有以辨之而去取之則淹博者出矣淹博者出則剽竊者退矣而何有於剽竊之弊士之所以爲空疎者以空疎之售也空疎之所以售者以其似於清通也夫空疎之與清通易明也清通之文淺言之而自深質言之而自文粗言之而自精空疎者舉其一不知其二見其偏不知其全迥然不侔也誠有以辨之而去取之則清通者出矣清通者出則空疎者退矣而何有於空疎之弊士之所以爲雜霸爲迂闊者以雜霸迂闊之售也雜霸迂闊之

所以售者以其似通達似正直也夫雜霸之非通達迂闊之非正直易明也通達之言必依仁義而雜霸則刻覈而已正直之論必切時宜而迂闊則塵腐而已迥然不侔也誠有以辨之而去取之則通達正直者出而雜霸迂闊者退矣何有於雜霸迂闊之弊愚故曰此皆不足慮也若夫愚之所慮則有在矣夫士之抱所學以進獻於上者非徒貴明其理又貴養其氣氣不壯則雖有積學鴻儒退縮而不敢言何自而陳於上上之人又何自而收其益乎欲養其氣則必釋其所忌使之無所疑畏然後其氣壯而其言得以自盡士氣壯而言盡然後 朝廷有以收其益而不

至爲無用之虛名愚觀今天下之士猶不能無所諱忌對策之際往往務合上意上之所是策亦是上之所非策亦非之要以求得第而止而主試亦兢兢磨勘是懼一有所觸不敢復登如此則氣何由得壯而言何由得盡乎故愚以爲今日策學之弊不惟患其剽竊也患在有真實之見而不敢陳不惟患其空疎也患在有精詳之識而不敢獻不惟患其雜霸迂闊也患在有正大切直之言而不敢進 聖人在上而天下不得盡其所欲言是豈獨一策學之得失哉竊恐自茲以往相習成風苟合取容何所不至故願 皇上以大開言路爲取士之本苟有益於國家勿嫌

其蠲苟有裨於民生勿惡其直雖有小疵勿輕棄之以養其敢言之氣雖有可疑勿深督之以勸夫能言之人朝廷有懸輶止輦之風則天下以緘默爲羞公卿有折檻引裾之節則四方以阿諛爲辱天下之士曉然知皇上無所忌諱莫不奮而思進其所學氣壯而言盡而主試亦得以取其忠直無所屈折今日能直言得失於風檐寸晷之間他日卽能直言得失於堂陛森嚴之地今日之策卽他日之奏疏行見臯夔之典謨伊周之訓誥將出而共助皇上無疆之治區區漢之董賈宋之歐蘇何足並驅方駕也哉

三魚堂外集

卷之四

十

弭盜

古今弭盜之術無他治於旣熾之日不若治於未熾之先絕於旣萌之日不若絕於未萌之先何則盜之初固吾民耳民非樂爲盜也衣食之不給賦役之不時禮義之不知夫是以陷於盜而不能自免使其未爲盜之先上之人有以引之於禮義使無迫於飢寒而無困於賦役則天下安有所謂盜哉故善弭盜者不於其終於其始不於其著於其微唐虞之詰姦宄周官之嚴守望固弭盜也稷以播穀契以明倫者亦弭盜也司徒教稼穡鄧長趨耕耨者亦弭盜也用力不過三日起役無過一人者亦弭盜也不足有

補不給有助其於恆賦用其一緩其二者亦弭盜也家有
塾黨有庠術有序使其父與父言慈子與子言孝少而習
焉其心安焉者亦弭盜也唐虞三代所以化行俗美外戶
不閉者以其弭於未盜之先有此具耳三代以下則不然
上之人平居固非能教其民也所尙者虛名也固非能安
利其民也所急者賦稅也幸而歲豐無事則坦然四顧以
爲盜賊無自而有一遇水旱之災飢寒無知之民蹶然而
起不可禁止待其旣起然後設兵以禦之責官以詰之勤
以威之撫以懷之申保甲以防之嚴緝捕以求之懲積窩
以絕之此數者非不可以靖萑苻清潢池然孰非吾民不
三魚堂外集

卷之四

十一

能使之安其生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區處之乎故前史所
載龔遂虞詡張綱李崇之徒其弭盜之功非不嘖嘖人口
然愚嘗鄙之以爲非盛世之事也今天下一統海不揚波
可謂治平矣而江浙之間政煩賦重歲書大有而藜藿不
充者比比也吾君吾相可不爲之所乎故愚以爲天下有
不足憂者有大可憂者兵不能禦盜不足憂官不能詰盜
不足憂勸撫不得其方不足憂保甲不行緝捕不嚴積窩
不懲不足憂教化不敦大可憂稅斂日增大可憂農桑不
登大可憂所謂不足憂者非謂其無關於天下也數者之
不理一盜未獲止一盜耳一方未靖止一方耳若夫起於

一盜而有不止一盜之勢起於一方而有不止一方之勢此則所謂大可憂者矣是故教化不可不敦也教化者非必如古學校之制率草野之民盡教以師儒也但在朝廷示之以義申之以禮使知貨利爲輕廉恥爲重則風俗之淳可計日而俟矣稅斂不可不薄也薄之者非必如古蠲租減額也但在寬其期限勿使今歲而完來歲之糧絕其侵漁勿使加耗而半正供之額則憔悴之民可安枕而臥矣農桑不可不勸也勸之者非必如古省耕省斂也但使農夫紅女恆尊於富賈豪胥無擾之以非時之役無加以非罪之刑則汙萊之區自不令而墾矣誠如是民何

三魚堂外集

卷之四

十一

樂而爲盜萬一有之則所謂自作不典者也所謂凡民罔弗憖者也所謂天降威者也夫然而兵以禦之可也官以詰之可也或勦之或撫之或申保甲嚴緝捕懲積窩以治之可也欲兵之禦盜而不爲盜則在制之以良將欲官之詰盜而不諱盜則在糾之以督撫勦可施於渠魁而不可施於脇從撫可宥其生而不可濫以恩申保甲嚴緝捕懲積窩可以詰姦民而不可以擾良民此弭於旣形之法也夫旣有以弭於未形之前復有以弭於旣形之後而世不登於唐虞人不躋於三代閭里猶有綠林之警往來猶有暴客之虞未之前聞

治水於東南與治水於西北異治水於今日之東南與治水於昔日之東南又異西北多平原廣野阡陌之制久廢溝洫之制久湮欲疏而導之也難東南一澤國也無地非水無地不可行水浚而通之易耳昔之東南聲教猶未盡通也疆域猶未盡一也疏於此者不能不塞於彼疏於一時者不能不湮於異日今之東南皆一王之版圖也疏淪排決惟上所令耳然則今日與東南之水利以爲農桑之本者亦在乎朝廷加之意而良有司奉而行之耳非煩八年四載之勞也生請因明問而極言之生聞地利無盛

三魚堂外集

卷之四

十三

衰也政教之所詳則盛政教之所略則衰秦漢以前西北盛而東南衰者其政教略於東南而詳於西北也晉宋以來西北衰而東南盛者其政教略於西北而詳於東南也自漢季迄於六朝中原多故而江左偏安賢士大夫皆盡力於東南則其勢始盛唐之季也李氏錢氏保安而休息之則其勢又盛宋自建炎以來其君臣盡力而經營者東南數州也則其勢又盛然則地利豈有常哉朝廷誠加意於生民而務博其農桑時緝其隄防而疏浚其溝渠則天下一也何曠廢之虞而東南西北之異哉若今浙西諸郡歲苦淹潦者生以爲此疏鑿之不時經畫之未詳耳浙

西之利害在震澤震澤之通塞在三江三江者震澤之咽喉而江有諸浦則又三江之肘腋也顧昔之爲江者三而今則僅存淞江矣昔之爲浦者三十有六而今則僅存白茅黃浦諸浦矣其已塞者未易修舉其僅存者時浚而疏之亦宜不至於大患也前代治東南之水者宋莫詳於邾賈單鏐而明莫詳於夏原吉邾賈主於築隄捍田而單鏐主於滌源濬流賈之說可以防一時之害而鏐之說可以規百世之利故急則宜從賈而緩則宜從鏐二者相時而舉之可也至於原吉之相地利濬諸浦民不勞而功不廢此非尤近事之可舉者乎然此不過就東南論東南耳若

三魚堂外集

卷之四

十四

欲興萬世之利而建久安長治之業則執事所舉虞文靖之策不可不急講矣夫三代之世未聞取給於東南也而漢唐以來始以東南之粟食西北之士既有轉輸之苦又有不虞之憂此可不爲之慮哉故生以爲文靖之策其利有五西北獲一石之粟東南省數石之費利一溝洫旣成水有所洩外可以防海患而內可以防河患利二阡陌旣成寇盜不能馳驟利三江淮有警無咽喉之慮利四由畿甸而推之河北由河北而推之關陝上下殷富南北同風利五誠如是則成周三十年之通西漢粟紅貫朽之盛可計日而俟矣豈惟東南之人實受其賜也哉

天下之士惟才學兼至者爲上不幸而有所偏勝與其才勝於學也毋甯學勝於才何則才勝之人明於事而熟於勢人君用之則國體立焉國勢安焉然其失也純駁兼施義利雜用有可見之功而未必無可憂之慮學勝之人守於理而秉於義人君用之或迂而罕效焉或拘而難達焉然其得也道足以格主而操足以範俗無一時可著之效而有積久可恃之功明乎此者可以辨賈董之優劣矣賈生者漢之名臣也董生者亦漢之名臣也當文帝之時諸侯強於內中行說之徒謀於外而朝廷所以厲風俗厚德

三魚堂外集

卷之四

十五

澤固根本正體統者又皆未有其具上下恬然不知憂戚乃賈生獨爲痛哭流涕於其間考其所陳皆鑿鑿可行此固絳灌之所不能言而鼂錯袁盎之所不能知也則賈生者豈非一時之傑哉武帝之時主驕而臣諛所事者征伐所向者聚斂所用者嚴刑峻法見其利不見其誼計其功不計其道而董生獨持正議於其間觀其廷對之言於禮樂教化之際未嘗不反覆而陳之也於公私義利之辨未嘗不正色而道之也於傷肌膚斷支體之習未嘗不咨嗟而戒之也此固公孫宏石奮之所不敢陳而張湯孔僅之所不欲聞也則董生者豈非一時之傑哉使賈生之策用

於前則漢有久安長治之業董生之策行於後則漢有更
化善俗之休是二子者固未容優劣也然嘗試以其言考
之賈之言多及於利害而董則主於義理也賈之言多至
於激烈而董則穆然和平也激烈者其中猶有浮躁不平
之意而和平者其源本於莊敬誠恪之餘涉於利害者與
世運爭勝負而一害去未必無一害興主於義理者與性
情爲流通而義中自有利義中自無害賈之言其最精者
在審取舍定經制而已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者有之乎
所謂正心以正朝廷者有之乎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
其道不計其功者有之乎董之所蔽者獨陰陽災異之說
三魚堂外集

卷之四

十六

也哉

雲臺二十八將

人臣佐主非飭躬勵行之爲難而定其規模之爲難非攻城野戰之爲難而立其根本之爲難何謂規模豪傑歸心羣材輻輳是也何謂根本元元歸命海內向風是也規模誠定根本誠立雖寇盜未息土宇未一而天下之勢固已牢固而不可拔人君而知此則於君爲特優矣人臣而知此則於臣爲特優矣以此爲品品莫高焉以此爲業業莫隆焉若夫勵其廉隅守其謙退內之有守城捍禦之勞外之有斬將擐旗之功此可謂之賢臣能臣矣將以冠於羣臣之上曰特優則未也是故漢高之臣特優者吾不曰韓信黔布之徒而必曰蕭何光武之臣特優者吾不曰寇恂馮異之徒而必曰鄧禹何則定其規模立其根本者何與禹也何之告漢高曰養民以致賢人禹之告光武曰延攬英雄務悅民心是二人者其心同其識同其品其業亦同知此可以論雲臺諸將矣考之漢史雲臺諸將皆與禹不相上下平赤眉定關中威震三輔禹不如馮異斬張豐破隗囂執法不貸舍中兒禹不如祭遵守河內而轉餉不絕守潁川而盜賊不作禹不如寇恂降朱鮪走青犢破五校禹不如岑彭賈復北定彭寵東攻張步西取公孫述禹不

如耿弇吳漢他如任光邳彤李忠萬修之追隨薊北也王
梁蓋延景丹之擊賊以歸誠也鮑期之威信著於魏郡也
陳俊之堅壁以困賊王霸之詭辭以安衆劉植之據城以
迎師也耿純之請正帝號朱祐之奏除王爵也臧宮馬武
之鳴劍而志馳伊吾堅鐔馬成之繕障而身當矢石也杜
茂劉隆傅俊之平鴈門討李憲擊王尋也孰非一時之俊
而感會風雲稱爲佐命者耶其品其業豈遽出禹下哉然
此不過定一方陷一陣效績於一時耳而天下之規模根
本則不在焉蓋光武所以得天下者有數端而皆自禹發
之尊賢下士耿况以此服從矣黜陟官吏能否除王莽苛

三魚堂外集

卷之四

十六

政河北以此喜悅矣平王郎燒棄文書反側以此畏服矣
命將不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赤眉以此破散矣
首以卓茂爲太傅以獎循吏民生以此康阜矣所謂延攬
英雄者非耶所謂務悅民心者非耶此固寇恂馮異之所
不能言耿弇賈復之所不能知也此固智謀勇略所不能
並而拔城陷陣之功所不能比也向微禹孰啓之而孰相
之方其杖策追隨之時一言而定治安之略一日而決興
亡之機河北未平中原未靖隴蜀未臣而天下之勢固有
所在矣論品品莫高焉論功功莫隆焉愚故曰光武之臣
特優者禹也是故雖有高陵之敗不足爲禹損雖有宜陽

之道不足爲禹貶雖屈於延岑誤於馮愔不足爲禹咎何則其規模誠定而根本誠立也若夫定河東復長安垂髮戴白滿其車下此特禹一時之功耳事母至孝天下旣定常欲遠名勢亦禹一節之善耳諸將人人能之豈吾所以優禹哉光武之不得不首禹猶高祖之不得不首何也高祖不以百戰百勝之信越加於養民致賢之上光武不以折衝奮擊之耿賈加於延攬英雄務悅民心之上此其所以終有天下歟後之帝王程功計品者當視其規模根本之所在以爲高下唐之凌煙閣長孫無忌爲首夫無忌雖有定難之勳然所以定規模立根本者不如房杜遠矣而三魚堂外集

卷之四

十九

居房杜之上何足以服天下耶然則太宗之見其去高祖光武不亦遠哉

馬援

帝王之爵賞惟其至公而已不以疎而加薄不以親而加厚其薄之者必其人之當薄者也而我何心於薄其厚之者必其人之當厚者也而我何心於厚夫是之爲至公若夫有心於厚之非公也有心於薄之亦非公也爵賞而不以公何足爲萬世法乎異哉漢明帝圖功臣而馬援以椒房之親不與也夫謂之功臣者亦問其能披堅執銳拔城陷陣否耳問其能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否耳問其能捨遺

補闕裨輔朝廷否耳使其人而無此數者則固當擯而抑之不得以椒房之故而濫與也其人而有此數者則自當尊而顯之亦安得以椒房之故而不與哉考之史傳馬援之功爲不少矣坐制公孫策圖隗囂者援也西平羌亂南破交阯者援也內之則聚米以陳形勢外之則據鞍以示矍鑠者援也計其功烈卽不得與馮鄧比肩乎亦何至出銚期堅鐔下哉且夫援又非如信布彭越之徒恃功驕恣而功不掩過者也雖氣冠三軍而恂恂儒雅有退讓君子之風假令援而尙在帝雖置之輔弼可也冠之百僚上可也如竇嬰霍光之以懿親秉政可也况區區一雲臺之圖

三魚堂外集

卷之四

二十

畫引而列之其誰曰不然而奈何以椒房之故而擯不與耶噫朝廷之名器必舍椒房之親然後可則是塗山不得顯於夏申伯不得顯於周矣帝王之褒寵必舍椒房之親然後可則是虞賓不當與師濟之列尙父不當蒙鷹揚之稱矣大道之爲公必舍椒房之親然後可則是文祖之受足以累重華丹書之拜足以累甯考矣噫所謂公者果若是耶帝徒見椒房之親爲患於前呂產呂祿椒房之親也霍山霍禹椒房之親也王鳳王莽椒房之親也故以爲甯屈元勳而無開寵倖甯抑賢豪而無生亂階甯使人謂功因親掩無使謂爵以親崇此帝於援所以甯薄無厚也帝

以爲是可以示公於天下矣而庸詎知有功不報非所以爲公耶庸詎知功同而報異非所以爲公耶庸詎知有心厚之與有心薄之俱非所以爲公耶推帝之心不論賢否不問高卑非親者祿爲戚者退雖有被堅執銳拔城陷陣之功置而弗問雖有運籌帷幄決勝千里之功置而弗問雖有拾遺補闕裨輔朝廷之功置而弗問幸而鄧禹馮異未有椒房之親耳使禹異而有椒房之親則亦不得與矣幸而寇恂賈復未有椒房之親耳使恂復而有椒房之親則亦不得與矣且援亦止於援耳等而上之使援爲伊呂周召亦將不得與爲臯夔稷契亦將不得與由此觀之公三魚堂外集

卷之四

三

耶否耶夫天下之道惟其公故可以垂法萬世而無弊有功必錄有罪必誅此天下之至公也有功而不錄則亦將有罪而不誅其弊曷可勝道哉是故有雲臺不與之馬援勢必有殺都鄉侯暢而不問之竇憲勢必有跋扈不可制之梁冀孰非明帝有以啓之耶後之帝王欲示公於天下者亦循其理之當然可矣慎無有心以求之哉

姚崇十事

大臣之事君也必先有以堅君意而後天下之治可成也石意未堅而欲與之圖治則吾以寬仁進而君且流於殘薄矣吾以弭兵進而君且溺於好大矣吾以防微杜漸輕

賦節屨之說進而君且不勝其牽引矣吾以尊賢敬士開
誠布公之說進而君且目爲迂闊矣是故始乎堅而終乎
怠者有之矣始之不堅而能成其終者未之有也三代以
來如伊尹傳說之於商管仲之於齊商鞅之於秦雖其王
伯異趨純駁異致莫不於其始進之日有以得之其君是
故功成而不勞彼唐之姚崇其亦知之矣考崇所陳十事
不過因當時所急者而言之彼見夫垂拱以來用法刻深
羅鉗吉網紛紛於時也而曰政先仁恕見夫邊隅未靖突
厥吐蕃未可力臣也而曰不倖邊功見夫武韋之禍幾危
宗社而俳優宦寺乘寵恣肆也而曰監祿莽閻梁之禍曰
三魚堂外集

卷之四

三

戚屬不任臺省曰闖人不得與政曰佞倖犯法無寬見夫
神龍之世賦斂無度奢侈淫泆公主婕妤多營佛寺也而
曰絕田賦外貢獻曰絕佛道營造見夫五王被戮蕭岑繼
誅而王魏直諫之風日遠也而曰接臣下以禮曰使諫官
無忌諱凡此皆因當時所急言之治天下之事固不止此
而人臣之効於君亦不盡於此獨其能以十者要說於上
使人主之意旣堅而後徐起而圖之嗚呼此其所以成開
元之治也歟君志旣定於寬仁則張湯趙禹之徒不得以
嚴刑惑矣君志旣在於弭兵則大宛月支之使不得以開
邊誘矣君有防微杜漸之志則外庭之事必不決於宮闈

尚書之柄必不屬於外戚宏棊石顯不得主樞密張放李
明不得侍遊宴君有輕賦節用之志則雉頭之裘不以入
丙府湘宮之役不以煩將作君有尊賢敬士開誠布公之
志則黥劓之罪不上於大夫放逐之禍不及於臺諫極天
下之治皆始於吾君一念之堅而實始於大臣之有以堅
之也是道也固伊尹傅說之所以成其王而管仲商鞅之
所以成其伯也是故開元之時宋璟韓休張九齡皆稱賢
相而吾必以崇爲首何也堅帝意者崇也使崇無以堅之
則明皇之荒晏不待天寶而九齡之徒又何所施其力歟
雖然崇能必之於開元而不能必之於天寶何也曰崇知

三魚堂外集

卷之四

三

有以堅之而未知所以養之也君志固不可不堅而又不
可不養堅之者存乎一日而養之者在乎平居古之爲大
臣者日以道德仁義進其君而又多選天下端人正士爲
其左右使其君日就月將而不貢於非幾凡此所以養之
也夫是以堅者愈堅雖有姦邪不能惑之故曰惟大人爲
能格君心之非明皇之惑於李林甫楊貴妃也是其養之
者未至也不然豈其二十年憂勤之主而一女子一小人
能使之顛倒回惑而不可收拾也耶君子是以不滿於姚
崇也

言利之臣君子所不取也而其事有可法則君子亦未嘗棄焉非謂一言利之臣其事遂足爲天下法也由其事而推之則治天下之法不越此耳是故管仲之治齊也其人不足取也然其務農貴粟雖君子不能不法矣商鞅之治秦也其人不足取也然其強本節用雖君子不能不法矣李悝之在魏也其人不足取也然其平糶齊糶雖君子不能不法矣秦漢而下人臣以利亂天下者多矣君子放而絕之惟恐其不峻而苟其事有足法則亦安得而不取哉唐劉晏之領鹽鐵度支也先儒謂其有可法者五事此所謂不取其人而取其事者歟夫晏一聚斂之臣耳在漢則

三魚堂外集

卷之四

十四

桑宏羊孔僅之流耳在唐則楊愼矜皇甫鏗之徒耳何足爲君子法且其所謂善理財者亦不過濟一時之急非能致夫粟紅貫朽之盛也非能致夫三十年之通也未幾而有脫巾之呼矣未幾而有奉天之困矣未幾而有梁州之厄矣晏直一聚斂之臣耳何足爲君子法晏而可法則均輸平準之臣亦可法也晏而可法則開架阡陌之臣亦可法也晏而可法則青苗市易之臣亦可法也豈君子所以峻義利之防而爲萬世有天下者訓哉噫是知其人之可擯而未知其事之足取也吾嘗歎後世之天下所以不可爲者有五而晏庶幾免焉胥吏之姦蠹日甚法出而弊生

令下而詐起不可爲也閭閻之生計日困欲撫字則虞虧國欲催科則慮殘民不可爲也度民非加衆而計官則益增政令紛然民不能堪不可爲也計功則欲其廣度費則欲其節官吏無贏餘之樂而有鞅掌之苦不可爲也法令繁密吏弗能紀事久而蠹益生令久而詐愈起不可爲也乃觀晏之出納必委士類而胥吏之蠹庶幾止乎晏之理財以養民爲先庶幾以撫字爲催科乎而且知官多則民擾而且知大事之不可惜小費而且事無閒劇必決於一日則庶幾政令之不紛官吏之不苦於鞅掌而姦蠹之不及生乎使唐常循晏法而守之則亦可以無脫巾之呼可

三魚堂外集

卷之四

三五

以無奉天之困可以無梁州之厄是雖同一聚斂也而與均輸平準之臣異矣與閒架阡陌之臣異矣與青苗市易之臣異矣如曰是出於晏也而概棄之則豈聖賢取善之義而亦豈明於天下之治體者哉噫此君子所以不取其人而取其事也雖然晏於五事亦真能盡也耶其所謂士類不過用果銳少年耳所謂養民不過襲常平遺法耳所謂官多民擾者不過指鹽場之一二冗吏耳所謂不惜小費者不過於船場多給緡錢而所謂決於一日者不過任一己之聰明耳豈能如成周之府史胥徒皆俊乂而取民無過什一乎豈能如周官三百六十而量入爲出者乎豈

能以義制事而無疚於心者乎故曰法其事者非謂其事
遂足爲天下法也由其事而推之則治天下之法不越此
耳

三魚堂外集卷之四

終

三魚堂外集

卷之四

美



臣爲天下事也由其事而推之則治天下之法不越此
耳

